



峰雲沙龍

围
城
中
的
医
药
人

主办方：高峰论坛 论坛

时 间：2008年3月21日

峰云会高峰论坛组委会

电话：+86 10 67817300-838

<http://www.fengyunhui.com>

传真：+86 10 67817319

email: fengyunsummit@163.com



目录

[一、沙龙简介](#)

[二、活动议程](#)

[三、嘉宾通讯录](#)

[四、精彩照片](#)

[五、会议记录](#)



一、沙龙简介

汇聚精英，释放精华，锻造精品。峰云会旨在建立一个高起点、高水准、高成效的自由思想交锋场所。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商机的海洋，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挣脱思想的束缚，打破行业的界限。峰云论道，谁与争锋。”

有一个地方，始终点一盏心灯为奔波劳碌的您而守候

有一个地方，始终有您最牵挂的人在抚平您心灵的创伤

有一个地方，聆听专家的智慧，体验大家风范，领悟大师睿智，解析心中疑惑

有一个地方，聚集了上千与您同样优秀的人士，让您的知识信息和人脑呈几何式爆发

有一个地方，让您远离都市的喧嚣，为您营造一个恬静的休憩空间

有一个地方，高贵、典雅、舒适，尽显您倍受尊崇的身份，是真正属于您的私人空间

。。。。。

这个地方就是峰云会！



二、活动议程

3月21日	13:00—14:00	嘉宾签到
3月21日	14:00—18:00	主题演讲、分议题讨论
3月21日	16:00—16:15	茶歇
3月21日	18:00—20:00	晚宴

沙龙主题

围城中的医药人

沙龙分议题

- ◆中国医药行业生态分析
- ◆SFDA 归并卫生部后药监政策的变化分析
- ◆看在围城边缘的医药人
- ◆药品研发人如何在政策逆境中求生存
- ◆中药还能怎么做
- ◆药品招标采购的存废
- ◆当前的医药经济形势分析
- ◆营销老总营销什么

.....



三、嘉宾通讯录

峰云会牵手同写意活动邀请人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手机	信箱	地址
段震文	北大维信公司	总经理	13901192281	dzw@home.wpu.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南路30号航天精密大厦10层
任爱国	北京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13911019126	renaiguo2004@yahoo.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7号东区11楼
王立峰	华诺通(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Mthzy@hotmail.com	
王印祥	浙江贝达药业	总裁	13311237800	wangyinxiang@yahoo.com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BDA国际企业大道C10-1栋
张仕元	西南证券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13701206915	zsyatlas@yahoo.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
李磊	北京康派特医药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	13701224986	cpt@263.net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6号楼703室
王波	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3001196889	wb@chnmed.com.cn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3号(中国儿童中心院内中心大厦1层)
张晓龙	武汉爱民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700004997	zhangxiaolong001@sohu.com	
陈叶蓁	中嘉国际北京公司	总经理	13601239890	chenj0209@hotmail.com julie@yiwujian.com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华贸中心2号楼2102室
朱迅	吉林大学医学院, 国泰国际医药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教授	13504312342	zxunzhux@vip.sohu.com	吉林省长春新民大街2号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室

峰云会高峰论坛组委会

电话: +86 10 67817300-838

<http://www.fengyunhui.com>

传真: +86 10 67817319

email: fengyunsummit@163.com



周亚伟	北京北大世佳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	13901309194	ywzhou@pku.edu.cn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刘张林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副秘书长兼中药部主任	13051002782	liuzhanglin@263.net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2号8层
玄振玉	上海玉森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总裁、博士	021-50801298	xuanzhenyu@163.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351号2#4楼
	苏州工业园区中药行业带头人				
刘俊义	北京大学药学院	院长、博士	13641028176	jyliu@bjmu.edu.cn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丁磊	北京正科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910966099	dlei@sohu.com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清华科技大厦C座302室
王昕	北京博诺威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010-58076330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日月天地大厦A座702室
刘享平	武汉爱民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博士	13317191170 13907165570	lxp821@sina.com	武汉市汉口赵家条69号
袁精华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项目处处长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2号8层
程增江	科贝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511067090	chengzj@vip.sina.com	北京市丰台区正常庄大城路长安新城二区11号楼4-502
	同写意论坛	理事长			
吕金壕	北京正旗科信国际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901055232	zcoing@163.com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BDA国际企业大道17-2座
	峰云会高峰论坛	理事长			

峰云会高峰论坛组委会

电话: +86 10 67817300-838

<http://www.fengyunhui.com>

传真: +86 10 67817319

email: fengyunsummit@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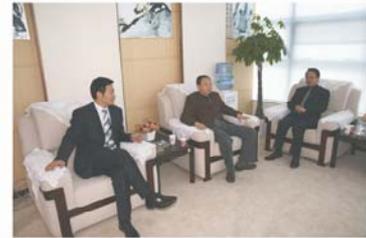
四、精彩照片





峰雲會，是一个文化的使者。

在这里，名家的思想将您的智慧之灯点得更亮，赢家的方法使您更骁勇善战；在这里，我们可以共赴思想的盛宴；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方法的大餐！



峰雲會，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在这里你、我、他缘聚商旅；在这里，你、我、他倾心知己。斟一杯清茶，啜半口琼液，漫谈儿时趣事，浅叙昔日的冒失，让我们抛却商战的智慧，返璞归真，做一回简单的自己！



峰雲會，是一个交往的舞台。

在这里，商界精英、学术泰斗、社会名流。您方唱罢我登场。天天相见，时时接触。于谈笑风生时缔结友谊，在不经意间品味成功。

自在时光，自由世界，一释襟怀，何等快哉！



五、会议记录

吕金壕：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人不在多有你就灵。欢迎大家光临峰云会沙龙！陈均来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因为女士的到来，我们给点掌声！

今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像北京这样沙尘暴的天气能迎来这样一点雨气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早晨来到的时候，我们峰云会的人说是峰云会的云带来的雨，但是我说是今天各位嘉宾的到来带来的雨，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前兆，所以我在这里代表峰云会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接下来我想在本人还没有正式主持之前，为了配合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我希望大家给我抱以是雷鸣般的掌声。峰云会有一个宗旨就是超凡但不能脱俗，今天我看到来峰云会的有的都是一些老朋友，非常熟悉了，我还是要把今天面对的一些新的朋友，我还是要把在座的各位嘉宾给大家做一点介绍，毕竟对于在座的各位嘉宾来讲是第一次光临峰云会。我念到哪位嘉宾，哪位嘉宾之要举手示意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表示欢迎。排名按姓氏笔划排列，由简到繁。参加本次沙龙的嘉宾是北京正科投资有限公司经理丁磊；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波先生；浙江贝达药业总裁王印详先生；卡诺通医药科技公司总经理王立峰先生；上海玉森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总裁苏州工业园区中药行业带头人玄振玉博士；吉林大学医学院教授、国泰国际医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迅老师；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刘俊义教授；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保监会副秘书长兼中药部主任刘张林先生；武汉爱民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翔平先生；北京华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任爱国先生；北京康泰特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磊，预计晚餐时从长春赶到；中嘉国际北京公司总经理陈均女士；西南证券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首席研究员张仕元先生；武汉爱民药业公司总经理张晓龙先生；北京北大世佳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周亚伟老师；北大维信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段震文先生；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项目处处长袁精华先生；科贝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写论坛理事长程增江先生；本次沙龙我们还邀请了记者的参与，他们是《中国医药报》记者张旭先生；《中国医药经济报》记者王丹女士；《经济参考报》记者崔坦女士；最后一个人是本次沙龙中一位十分重要但并不十分神秘的人物，他就是非纯正的、地道的医药人，非著名的沙龙主持人吕金壕先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本次沙龙由峰云会牵手同写意共同举办，我们选择在两会刚刚结束的不久来举办本次沙龙，我觉得我们的意义很大，对每位嘉宾来讲是很积极的，我们期待着通过本次沙龙的交流和研讨能从一定高度上去了解国际经济的走势，国家宏观的形式，把脉行业的发展趋势，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国家政策的导向，分析行业取向，从而明确工作和企业的发展方向。同时找到应对的措施和办法，通过各位嘉宾的评判、名辩和（瞻首达到取事，明道、优诉和朗图）的目标，进而达到传承的境界。峰云会有一大特性—他的严谨性，严谨性不是表明任何人都邀请参加峰云会的活动，只有被我们认为是行业的精英，也就是老子说的上士才被我们邀请参加，目的就是要保证峰云会的高等，从而为各位精英提供一个可以高效沟通交流的平台。同时我们认为的精英不是以权和钱来交流的，有思想、有素质、有品位进而能产生有影响力的人，是峰云会认定的精英标准。今天在座的每位嘉宾都是我们认定的精英，对于你们的到来我再次代表峰云会和同写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峰云会的另一个宗旨是跨越行业的界限，突破思想的束缚，所以在

峰云会高峰论坛组委会

电话：+86 10 67817300-838

<http://www.fengyunhui.com>

传真：+86 10 67817319

email: fengyunsummit@163.com



未来的峰云会各项活动中，我们将从政、产、学、研、思、服、迎等跨行业多角度的层面上共同探讨热点和焦点的话题，我们真诚希望通过峰云会小小的平台能够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同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说大一点如果我们能对国家和行业，说小一点我们能对企业、个人的发展起到一点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就感觉无比的欣慰。

峰云沙龙不仅仅是想搞一次活动，所以在每次沙龙活动之后，我们都会把思想精华部分制定起来制定成峰云语录去传播，让更多人去学习。但是前提是在征得你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如果某些人因为你的思想而改变进而提高和最终成功，我想对在座的每位嘉宾来讲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回顾以往举办的峰云沙龙的各项活动，我们可喜的看到大家各抒己见、激烈交锋的各种场面，这正是峰云会提倡的佛文明辩，百家争鸣。所以希望在本次沙龙中同样可以看到如此的场景，但在峰运会上我们没有认为完全的对和错，也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我们相信每个人的角度是不同的，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杆秤来评判，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远的你可能是我最近的爱。

本次的沙龙的主题是围城中的医药人，是峰云会和同写意共同制定的，有人说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我想通过我们和嘉宾的这样一些评判，能够把我们这些沉重的话题变成的更加轻松、变的更加灵活。我们可能即要从宏观层面进行阐述，也要从微观的层面进行论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

本次沙龙探讨的话题主要在我们拟定的八个议题中展开，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主持人会抛出一系列问题跟大家研讨，同时大家也可以就你所关心、关注、困惑和成功的心得体会供各位嘉宾进行研判，峰云会提倡坚持与灵活并存，如果哪位嘉宾觉得在某种议题上有独到见解的话，可以主动上台来发言。同时在这里我还要宣布一条重要的规则，每位嘉宾在发言的时候，只要你听到音乐声音响起的时候，就表明你只能有最后一分钟的陈述时间。虽然大多数时间每位嘉宾都是意犹未尽，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想吸引每个人都能有思想展示的机会。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谈的面面俱到，本次沙龙中如果我们有没有谈到的，没有谈透的深入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下次沙龙活动中会继续的研讨。本次沙龙的主持由我和程增将程总共同来担任，我的开场白结束，峰云会沙龙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抛出的第一个议题也是大家十分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即两会之后 SFDA 归并卫生部后，药监政策变化的分析，我想请出抛砖引玉的第一位嘉宾，我想请出朱迅朱老师跟我们现场谈谈。让我们掌声有请朱迅朱老师！

朱迅：

我擅长这个题目，但是又是我不愿意谈的，因为涉及到这个集团，因为确实这个事情比较敏感。我们实际是已经看到了这几年药监局的一些特殊情况，换句话说这种政治上的重伤不但影响了我们整个制药领域企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多混乱。这次的话表面看是拨乱反正，实际来讲带来很多的不便。不想谈太多，因为有记者在也不想谈太多的…。但是我想后面的话有一条是这么做的，无论你制定什么政策，一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为前提方向，江泽民提的三个代表，我认为最近是非常反映的，什么是先进生产力？那么我们要从历史看，从现实中的成功的经验看，从现实中我们的失败教育看。我们当然是寄希望于很多方面的改变，但是实际来说的话难度扩大了。最近我也再跟有一些人再接触，试图探讨这些关系，但是现在从高层方面给出的一个答案，整个接转的话现在还是在运作过程中，大概有一两个月之间



的话才能开始重头。但是后续我想这几个方面会出现：

第一、对整个药品的入门关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入门关直接来说的话对任何一个企业想要拿到这个品种几条途径，大家可以想第一条是仿。仿这条路得话永远不会关，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仿的方式，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题。第二个是创新，国家虽然从大政策方面给了很多创新的趋向，而且目前国家也再开辟一系列绿色通道，我昨天还参加这个新项目选批，实际上下面这个项目刚刚报上来，这个资料现在是说用疫苗，所以对创新来讲是随时上来随时整，但是实际来说创新这条路非常艰难。因为中国以前曾经搞过一个主题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医药研发”，我当时给了一个结论中国没有医药研发，中国原来就没有奶酪，因为你原来就没有奶酪，这是我当时的评价，实际上这种评价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最近两年包括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包括带来了一些新的订单，包括带来了一些海外的订单，做其中 RD 研发某个阶段的文号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第三个话就是买。

实际你可以看，但是这三条途径不管你哪个做，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今天中午我还给王老师探讨，中国其实什么领域都是受政策影响，包括中国股市，实际医药受影响就更大。如果国家药监局在药品入门这块，政策不能向着一个有利于方，我指的是有利于方，而不是大家以前的方式，有利于闯，有利于买这种方式来发展，那么这个领域是相当向前发展的。所以我认为新合并了之后，因为我跟陈竺个人关系也很好，他的话可能在创新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在仿方面可能给更多的限制，在买的话实际上我们有共同语言。实际上这几次的話，在几次专利会上关于 (lisin) 还是 no 的话，在全国，在很多不同场合上，实际上是一条很好的路，特别适合于中国。

如果在这方面在政策上能有一些特别的松动和变化，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制药企业发展了，行业就发展，制药行业发展了，老百姓的医疗保健和相应的用药就会发展，所以我讲这可能是大家后期应该关注的焦点。

第二、实际来讲说我们以前特别重视，就是药品上市的再定价和药品安全的问题。鱼腥草事件出来以后敲响了一个警钟，实际鱼腥草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中国的药源性畸变和医源性畸变，在这些方面来讲远远高于任何一项，所以药监如果上代表国家下代表老百姓，想做好一件事情的话，一个很大的政策的变化，应该是对上至药物的再评估、再评价和和后续的监测，特别是在用药过程中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什么的。在这方面我认为跟卫生不合可能是一个利好。因为卫生部的話直接和药相对来说可能更近一点，并且由于造成这个直接导致医疗问题，所以我想这块是很大的一个政策性变化的点。而且这块的话可能会对后续的医药企业提供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你今后做的时候，可不仅仅是有一个国家标准，我就按照他去做，这就可以了，你后期做的话一定要自己做到一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企业在这方面特别的被动。

举个例子，当时鱼腥草这个事情的时候，让企业自检，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很多企业检出来我自己没有不良反映，有的企业检查出来有不良反映，最初的时候其实国家同意检，第一、主导方向是想要放一部分，因为我是提出这个意见的副组长，参与了全过程。但是后来大家又提出来了，如果你连你这个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之后，市场上有毒副反映你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自我检测是零的，你敢放他吗？因为他检测是零，但他其他方面数据检测出来他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企业连这方面的工作都不做，那你这企业是不合格的。已经检测出来的这些，明显是有问题的，你敢放他吗？所以出现一个悖论，最后的结论是很难做的。但



是这条实际上给后续的企业提供了一条路，这是一个入门和出门的过程，也是药品审评体系的入门和药品的评价体系上升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另外的话涉及到更重要的两块，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比较难做的两块，结合后面的话我希望有一些契机。一个是药品销售，因为药品主要进的是医院，这里涉及到一个医疗体制整个改革之中，医院的补偿机制，这里也包括提了很多医药分家，包括上面大的方面已经看到这一切，这里面很大的程度上可能要飞过来这样一个话题，中国医药改革的框架。陈竺这次大概明确说了，这次医药改革不在人大讨论范围之内，这事你能推到 08、09 年，你现在还不重视吗？医药回来之后实际上带来一个很大的契机，反过来的话，我认为对药领域是一个利好，如果不把医疗体制改革根上的问题解决，药这个行业的生态环境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里面实际上有国家的投资体系和国家整个政策的导向，包括我们一些保险、医保、社区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卫生等等众多政策的影响。但是有一个迹象对企业是有利好的信息了。现在国家今年至少是几百亿，几百亿中央财政可能会拿一部分，地方上可能会再配套一部分，如果后续的话有一些相应的机会再配套一些的话，也就是说涉及到医药矛盾之间的一些试点，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的，但是也有一点…当医生的都知道不能给自己的病人，给自己的家人做手术，就要自己的刀血不了自己的人嘛，现在的话搞统一归到卫生口，内部里面有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我认为药品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药品的生产的过程，就是 GIP 这块，但是这块可能下一步面临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如何能够把我们的制药资源的一个有效盘活，因为这快的话沉淀的资金太大，实际给企业造成了灾难不说，实际给企业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后我跑了很多省市，见了很多企业，由于这几年药监局不做位，实际大量的文号在闲置当中，这简直太多了。

郑筱萸确实是造成了一些危害，我们不说郑筱萸好，郑筱萸在的时候，实际上医药的很多规章制度至少在依法做一些东西，可能其中有一些法不合理，但是目前存在的实际来说，做的很多东西都是非法东西，至少是违反行政法的，而造成的损失的话，实际反过来的话，医药制药行业的损失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员工，同时带来了广大的消费者的损失。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可能后续也应该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当然我只是谈了四个主导的方面也就是进门过程，上市之后以及上市过程，生产至少以消费者为目的，但是还涉及到很多，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的话，因为涉及到很多利益机制，而且中国整个立法程序包括我们立法宗旨上，实际上很难达到一下子大家都满意。但是有一点由于中国这个领域现在政策影响特别大，相反的话遏制了这些国际、大的医药巨头进入中国，相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中国的医药行业的行业文化有点贡献，大家能够喘点气，十几年前我就说了，大家在抱怨中国医药行业环境的不好，我说你们也不要抱怨，如果这块的话都非常好了，你们都坐不了这儿了，国外大的海外资本，大的医药这种，行业内的或者行业外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分批的进来，到时候根本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了。

大家倒可以借助这一段的时间，练好自己的内功，设定好自己的发展战略，真正从资源配置，从行业这些角度，从自己的资源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从营销的角度多方面考虑，这样的话，你可能后期合并带来的话，就是把合并过程之中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变成我们企业的利益。

吕金壕：

其他各位嘉宾咱们都可以自己的发言、讨论，有没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或者有自己的



一些建议。

程增江：

刚才朱老师讲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没有西药研发，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让西药研发的人回应一下，你们怎么认为？还有一个是刚才说的现在的这种变化，就是这个政策环境的变化，带给研发、带给生产、带给销售实质性的一个影响到底会怎么样，大家肯定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研发的入门关，还有上市之后的再评价和现在再进一步的药品营销，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到这个，因为医药行业的不规范使得国际的医药巨头不敢轻易的进到中国这个行业里来，但是很多人又会觉得比如我跟张总交流，他会觉得，你看现在外国人的药卖的特别好，完了，他们有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尤其在定价上，像使得我们医药行业里面的 60% 的利润都被他拿走了，这又是一个问题。我想王总，您谈谈这个问题。

王波：

我有点顾虑，因为今天有媒体，我想我们大会主席和媒体能不能约定，有一些讲的事，是不是能够…最好咱们不公开，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讲一些。我先谈在这个大部委制上，因为我半年前受命研究这件事，但是太敏感了，真的是不敢讲这问题，因为药监会的领导特别害怕我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因为我现在再做局长的顾问。如果这个事能成我就讲两句，出了这门我什么话都没说过。我觉得既然各位都是老总，既然我们都有讨论，咱们先谈在这个大部委制上，大部委制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我们看一下国际，我首先的观点支持大卫生体系下的药监，因为所有的国际的主流都是这样管理的，但是中国我又反对目前把 SFDA 划为卫生部，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在于国际上的大卫生不持有卫生医疗资产，他们只是医疗服务的一个监督者和制定者，他相当于是一个国际的医疗监督管理局。而我们国家所谓的大卫生，现在还持有这个资产，因为我在很多时候讲过，一旦他持有资产，同时我现在再给国务院报道，中国的药品安全的安全体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不在于我们的假药，劣药，我们四大恶性事件没有死几个人，这两天可能又要出一个恶性事件，现在正在组织全力在稽查，但是这些都没死几个人，死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每年 20 万的不合理用药造成的药源性的事件。

我们假设他是 03 年的一个数据，假设现在应该只能比他多不会比他少，我们假设就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对应的是每天 500 多人，而且完全是人为操作的。而且这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一下去年发布的食品的、国务院的特别规定，因为我也再跟国务院的法制办讨论。既然发布一个特别管理规定，按理说是对原有的做了一个补充，讲了食品和药品的所有安全环节，从农副产品的种植开始，唯独不讲药品的使用，我们讲了研发、讲了种植，讲了研发、讲了流通，唯独不讲这个。

所以我觉得在不在卫生体系下，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原来药监局的直接上级单位是国务院，现在变成他的直属单位是卫生部。这里面就会出现，而卫生部又持有中国的医疗资产，而且实际上是用药安全最大的一个环节的漏洞是在卫生医药的监管上，我觉得后面在执法上是有一定的问题。当初再讲这个大部委制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不光是把卫生部和药监局合进来，是把中医药管理局和社保部，特别是社保部合进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口健康的管理委员会。这样的话卫生部的一部分的职能，比如它对激励控制这边，成立一个叫医疗监督管理局，而把卫生资产拿到国资委下成立一个叫医院资产管理局，就是把资产和医药脱离。这也就是说总书记在去年十七大上也讲管办分离，而我依然看不到有管办分离的任何迹象，而且卫生部在解读总书记什么叫管办分离，我看不懂，



为什么敢这样去解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理论上确实是在一个大的卫生体系下，否则的话我们会出现卫生部和药监局斗法。

包括我最近在报告的时候也是，我们现在出现的所谓的钻注册空子的时候，大量的药品冒充非药品，过去我们是非药品冒充药品扩大宣传说我这有疗效，现在更多的是药品冒充非药品，而非药品所有的审批权全在卫生部手上，比如我们的眼药水按照消毒产品来做，我们所谓的器械也是在躲这一部分。我们陕西人大能立法搞一个保健用品，保健用品在5个月里面批了700多个，然后受到全国的攻击以后，自己内查其中50%以上全是直接药物。实际上反过来验证，我们其实原来药监还是挺狠的，在这方面不管他出了以权谋私还是出了哪些问题，但是这边漏洞实际上是少了，特别在药监局出事了以后，我们原来是乱作为，现在转成不作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当然这件事我觉得咱们今天讨论也没什么意义，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但是回到药监的角度上，其实药监就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应该做的是所谓的安全；第二是有效；超出这两个范围，实际上药监都不能作，包括定点生产，就是说社保的药品是不是定点生产药监局来做，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药监局的事，就是你只管药品的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有效。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全而不是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批了17万多个，这17万多个有多少个是像鑫富那样的，不知道、不清楚。去年我们有70万例的不良反映的报告上来，很好，这个数据上说明了我们的不良反应的监控网特别是基层网上来了，有一个数据，但是我们马上最大的压力就是药物再评价，因为我们看看，我们有注册管理办法、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没有药物评价管理办法，就是我拿了70万的数据，包括周老师，我那天给局长举了一个例子，清开另注射液，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谁能说一个标准？所以药监局其实我觉得通过两年的整顿也好、整风也好，他们受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到去年年底前后，我个人的判断还是有点缓过来，也要出手，也要做一些事情了，因为我也参与了起草就是关于新药转让的技术规定，这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实际上突破的时候，我不是替药监局说话，他有好多限制，比如我们的药品管理法限制了我们药品的上市制度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市制度是生产许可，不允许是国际上全是上市许可。那我就转让，就是好多问题带来了很多问题，就是不能转让，转让不了，文号不许买卖。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文件上再讨论，是不是叫技术转让？但是甲厂转为乙厂，甲厂的去掉，乙厂的就增加一个文号，实际上不就相当于一个文号做一次买卖。就是药监局也是在想为行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真正的制药厂4659家，如果我们只整到46家了，药监局你整谁去？所以我们保证的就是药物的安全有效，而且还有利于行业的发展。所以在这个上面他们也是有一些想法，而且陆续安排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我还在给24号令做补丁，就是药品名称就是管理上这个，实际上肯定是有点问题，我也给局领导说清楚了，但是这个补丁怎么做，这是一系列的，都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出笼的一些政策，当然后面我们再逐步的把它修正过来，我自己感觉现在的一些领导还是能够认识到，我错了，我得找一些办法，只不过在什么时间内，用什么方法，找一个办法进行修订。包括仿制，我是坚决反对仿制不做，就是一个不批。

我说应该向美国去学习，美国限制仿制，怎么限制？我有通缉书，我公布了哪些是不能仿，然后我真正仿的是我严格意义上的，因为我原来的原创药物的工艺是不公开的，然后我死掐着你，你是否能够做出完全等效。我们现在是一个很低、很低的，或者说是一个20分的质量标准的基础，所以任何一个人我根本和原来工艺没一点关系，我也能做到20分，因



为我们现在仿制的审计是对结果负责，所以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仿制，所以仿制就是说仿创结合呀什么等等，就是说他已经安排了，原有的安排了一系列的动作，想逐步的做，包括我们这两年，原来每年批 1 万多个，去年批了 140 几个，我记不清是 146、还是 143。

张晓龙：

是新药？

王波：

不是新药，就是一共，发了文号。现在就造成了我们积压了 2 万多个在手里，就是一个法令问题了。你作过了你的时限了，你是给还是不给？不给是什么原因，当然他也没有办法。

朱迅：

实际现在政府是违法再做的。

张晓龙：

对，我还听说他们要把这 2 万多个文号全部毁掉，全部做 CIO。

王波：

而且你可能要有一点精神准备，或者大部分要做…就是高密度的做退审，可能很简单的说法，什么议题不足，处方不足等，但是普通任何一个药，现在挤压的还没批的有上百个，你说他怎么批？特别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缓冲、没有把质量标准提上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犯罪，为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清楚，我们已批的 17 万 6 的药品是不是安全的？如果我接下来批仿制，那如果真的是不安全的，那我们不是有更多的不安全的，又通过新的整顿，又流放到市场。当然他有一系列的办法，有一系列的办法，包括我在出了一个注意，就是说我不要搞运动，我可以根据 70 万的不良反应，因为这是在临床上出问题，谁出问题我把谁找出来，把所有这一类的…清开灵我可以把清开灵找出来，看一下，神威的清开灵三个亿的销售，为什么出事？不出事，他什么原因？他企业内控标准是什么？和我们现有的国家标准做一个比较，这是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案的，然后我们把标准，大家一商量把这标准提高了，做不到这个标准我让你停产，我也不撕你文号，你什么时候能做到我卖。所以药监局可能陆续的要搞一些是对问题产品的论品种认证。因为全球都没有论剂型认证，我们片剂生产线上拿一个 VC，通过了 GIP 认证，完了我还有 400 个文号都可以代表，就是能够符合 GIP，这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现在要回过头来做 5 千家制药厂，77 万个也不现实。现在有可能会从问题产品上下手，因为这个现在我有 70 万的统计数据，我把最严重的，现在分了几类，叫高风险产品、较高风险产品、一般风险产品，严重不良反应、一般不良反映，大家也不是再闲着，也是做了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也在广泛的内部研讨这些，后续的整顿，后续的什么办法，但是这一切在进行中，突然又出来一个这种管理制度上的改变。

我昨天再给他们通电话，我说我不知道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有哪些影响，不知道，现在还没有顾的上，因为上面的改变只是几个人定的。所有的体系，卫生部想把这接，也不知道怎么接，会不会在派新的领导来加入到这里面，我们国家是来一个领导有一套新的政策等等的这些事。但是原来我在建议通过大部委制的时候，应该加一个，把省一级的人事任命权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省局以下的是垂直管理，省局和国家局是业务指导，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有一个药品生产和药品管理法之间的博弈的问题了。

我省局，我天津局局长跟我说了，王总，你别说了，这一头是药品管理法，一头是市长秘书给我打一个电话说那企业不错，我怎么执法？实际上我们应该借着，原来是借着大部委制，把社保切进来，社保来管整个费用的，人类健康基本费用的保障什么等等，然后把资产



剥离出去。但是很失望改革是这样，也许中国的改革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药监我自己认为他们现在说不管政策怎么变，他已经想好了未来他的 123，可能会在陆续，包括 6 月份要启动对 2 万个遗留问题，因为这个遗留问题，他是一块石头，永远压在他们身上，处理也不是，不处理也不是。他可能要找到一个方法先把它处理了，目前是要对新药和一些什么 3 类、4 类这样的，他承诺就是严格按照时限不拖一天这样来特批。但是整个的转变，从一个体系被击跨，因为是整个体系被击跨，所有处级以上干部全都调换了，该进监狱的进监狱，他是一个体系的复苏是有一个过程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另外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企业考虑的是出发点和他考虑的出发点不一样，这个没办法协调，既然说了这个事情，他考虑的是乌纱帽，是政治安全，而我们企业考虑的肯定跟他不一样。所以只能说看有多少的麦吃，有多少的融合，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到此。

程增江：

王总讲到这个大部委制的问题讲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原来的时候在药监局的原来的体系被击跨，正在修建一个新的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孕养了很多的办法，包括技术转让的规定，这个规定您认为近期还会出台吗？

王波：

我自己判断能出台，因为我到春节的最后，农历二十八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张晓龙：

等于转了一圈了，征求意见，春节前不是在部分北京搞完吗？

王波：

对，然后再往下已经到最后的政策、法规、行文的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上，有一个…也可能等于那天我把这个事给挑起来以后，局长有点害怕了，我就提了，开口的…实际上他那关键词就两个：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药不限制转让制度；我觉得那是民事约定行为，管他甲方、乙方转让行为是一口价，还是独家的呢还是多少那是民事行为，作为药监来说，我不管你只要转让双方到我这儿备案，然后我要做的是现场核查，然后必要的做一些生物等效，然后补充申请的简化申请，这是最简单的，所谓我们 90 个工作日就一定要批给你的这个，我走了一个最简单的，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就是我说文号做一次买卖，当然可能那天我说过一句话可能对他们有点触动，我说目前这么低的标准的时候，文号进行一次买卖，不安全的东西从甲方卖到乙方，又给了他一个新文号，证明是谁给的呢？是国家局给的。

朱迅：

但是这次你重新的话也是做一个补充申请吗？补充申请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重新对应定价和成本，等等的标准是不是不批了？

王波：

对。

朱迅：

创新药物的话你说是什么样的标准，民生问题同时他也是商业问题。

王波：

是。

朱迅：

因为这样的话，对提高我们技术的价值是非常有好处的，他自然就提出来了，大家想要借助这转让，接受方的话肯定要考虑我要独家，我要独家的话，技术方你就可以提价，你要



不给我这个，那好，后面的其他家，我就转给他一家。所以来说，这两个政策…

王波：

原来是没有机会，我觉得药监局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这些事，应该放开。

段震文：

你们觉得这 17 万文号走入市场了吗？应该说是休眠的吧？

王波：

没有。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他们现在是再考虑什么情况下除外，或者什么情况下买卖的过程中我要追加一定资金，现在就是在写这段的条款。当时也写了比如说中药、生化制剂，地标转部标的，还有什么，说了几个。这些他要写死，后来我又说你这样写依据是什么？他反正就是这个项目可能在处理这个，但是意图我觉得如果要是大部委制的这种政策没有影响的话，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能推出来。

程增江：

但是有可能对这件事情有影响？

王波：

我自己判断半年之内不会影响到药监局，唯一可能会影响的，因为在这次大部委制的政策里面写到了，卫生部负责基本药物的制度制定，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没想好，卫生部怎么做这件事。因为基础资料全在药监局手里面，原来我们有基本药物目录，药物目录处，安全评价都在药监局手里，现在就是说卫生部要…因为这是权利之争，一定要把这块拿走，我觉得可能卫生部现在也不想去接注册，知道这个是烂摊子。但是唯一的，将来可能会强板夺权，可能会在目录和制度上先下手。所以大家去看卫生部先发了一个关于城镇、社区的用药指导目录，实际上那时他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件事，他表示我要抢这件事，他率先发的，500 多个。

段震文：

他最有影响的，可能是医保工作的问题，这个核心肯定缩小而不是放大的问题，那么基本的医疗保险可能要和他接轨成为一体化的。

王波：

对。但是医保和社保的体系，现在又不再一个大部位，又有多少人会听他的呢？

吕金壕：

3 月 12 号他们 9 点在政协开了一场讨论会，就是关于药监局并轨卫生部的的问题，有一个刘姓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就把矛头指向了药监局，合并之后谁来监督的问题，包括合并之后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现在就是 FDA 跟中国的接轨，是跟质量部门跟质监局进行接轨，但是现在合并了之后怎么接轨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矛盾？我想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对我们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关键。

王波：

FDA 最近计划在中国开 8 个办事处，自己直接领导，他已经不知道该跟谁对接了，但是最近在（甘斯纳）上，他跟药监局配合很好。

程增江：

刘院长，谈谈你的看法。

刘俊义：

刚才两位老师都再说药监局和卫生部的关系，现在药品也不在于天天这药品是真的还是



假的，即使你拿出一两个所谓的认可是假的，他整个的危害性也不是很大，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的市场上环境下，你完完全全说赌住这块，然后把整个精力都放在这儿，那是大错特错。因为主要每年死的这些人，出的问题都是药的不良反应或者用药不合理，但是怎么样让他去合理？前一段卫生部在我们这几个大的医院，同仁医院、三院、中科医院，还有几个大的医院，在举办一些座谈会，包括卫生部的党委书记高强，还有韩继德，卫生部其他的人组成一个整体的。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医药发展和中国的医药教育接下来做什么？当时我们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现在这些不良反应死了那么多人？根子在哪儿？谁能杜绝这个不良反应，大夫也很苦恼，你让我干什么呢？我现在临床就是这个环境，这个不良反映在国外是怎么来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像美国走了 50 年了，临床药学的制度，现在亚洲日本做的最好。现在日本把药学教育变成 2 块，变成 6 年制，所有的变成了 6 年制，就跟我们现在整个北大试点一样，整个医学这块是 6 年和 8 年。他一部分是做 PHD，就是做创新药物研究的；一部分是做不良反应监控；也就是说临床药学这块，其实我们这些大夫有几个能够预测到有不良反应的？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给他这么多，我就知道你来了这个药，我能用，能解决我目前的问题就行了，到底这些不良反应谁来监管谁来做？我们没有这个体系，当然也没有这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你制定了条文，谁去做？没有太大的可作为的空间，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两方面从根本上杜绝，我们应该把整体上的这块，向这个方向注意，不要老去注意这个假、那个假，现在不是特别重要的一块。但是究竟怎么来走？一个是整个政策的制定；第二块是怎么样，让谁去执行；整个中国医药教育体制，按照目前这样走，将来我们是走不下去的。

以前我们是按照老的体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研究、研发、创新或者临床，整体的管理，都是师傅带徒弟，这个实习大夫我到了这儿以后，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他是什么程序我就这样走下去，真正的根据在那儿，这个拿不出来。所以我的感觉药监局进入卫生部以后，他可能这块要抓一抓。两块要朝这一块，这块我们当时建议一个是我们现在临床这块，还有是企业这块。现在企业所谓的弄了很多的职业药师，还有什么师的，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搞了很多形式，执业药师法推了几次了，人大，去了就在大会提，所以很多问题你根本没到那儿呢，还有很大的距离，你这块不处理好了以后，你做不起来。如果以前我觉得把它放在整个的 FDA 这块，他根本做不好这块，他的所谓的市场那块来说，把整个根源那块做好，所以我想这块可能会有所加强，现在也在想办法做，我们整个派了代表团出去。

还有一块我觉得可能进到卫生部以后要对创新药加强，实际上现在已经再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十一五重大专项里面国务院已经批了，现在科技部正在操作，这是很大的，几十个亿，要建十个大的药物研发平台的五个甲类、五个乙类，五个甲类，一个甲类大概基本这块是 2.5 个亿，现在大家都在那儿争呢，就是正在写系统的标书。本来说要在三四月份就出来，现在恐怕出不来了。这个标书五个甲类的，全国也在争，就是我说的药物研发，在创新这块可能都要加强。现在一个是卫生部要投一部分钱，一个是现在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已经拿出来几十个亿，一个平台至少 2.5 个亿。五个甲类的平台，可能在全国像上海、北京，南方要考虑一下，现在大家也在争，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定义不定义的，你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你非的放那儿 2.5 个亿，你干什么呀？比如广东那有一个，北京有一个、上海有一个，你说要均衡，我们一致发挥这个意见，按说北京现在放的多了，北京他有这个实力，你不能现在是像以前那样子，这个没意义。你要做就把一件事情要做到底，然后你不要哪儿都顾及到，平衡了，其实这是很大的浪费。所以现在在争，国家好几个组，现在像张部长带一个组，其他的副科长带一个组到南方、上海、广东、北京来做这件事。所以我想国家这块肯定是定



了，就是拿出这么多钱做创新药物，然后卫生部现在也再做这块事情。

接下来还有一块，这块从目前来说，国家拿出几十个亿，没有盯着说你给我出一个新药，他这个观点还不在这儿，科技部说你要把这个平台给我建好，五年建好这几个平台这是最关键的，然后下面才是这个药，那你就得给我拿东西了，你要5个亿我都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拿出来东西。

还有一个你这个拿出来以后跟企业怎么结合？现在正在商讨这事，是说还像以前这种模式，我们共同的做这个新药的生产和研发，还是要产生什么机制？卫生部再讲以前的机制是不成功的，投进那么多钱，包括北京市也做了很多的什么医药跟相关的什么事，都不成功，所以他说这块我们要创新。我觉得不会很长的时间，6、7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新药研发，就是从我们知道的，北京这个领域会有一个大的变动。如果这五个甲类的平台建立起来以后，会对全国的新药研发有一些新的规划，特别是跟企业你应该怎么纳入，要选十个大主题。这10个大的主题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每个主题里面包括内源性物质和重大疾病这十个大主题，主题里面要做哪些事，这个框架我们都做了，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块上，化药和中药，按说现在中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也很多，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更多的思考，怎么样做的更好，然后能够进来。在目前这个设计的平台来说，包括一些医院和相关的一些人的参加，对这块基本上也有特别明确的分工，所以企业到底是下决心走中药这块，然后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好，还有在国家主体指挥这块，怎么样把中药这块能够纳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做，我觉得这个平台里面都会有操作。现在我们三位院士北大有两位，包括上海的，然后总部长牵头做了框架协议，所以我觉得以后在创这块和后期的不良反应上和卫生部这块，就是这方面国家的保障要加强一些。就是研发、不良反应和企业创新这些，我听了几次，有一位院士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企业打通，如果你不完全打通的话，后面包括人怎么样衔接，研发怎么样，后面不容易做下去。

程增江：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对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来讲又是一个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机会，一个时间，可能朱老师也再关心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中国医药环境的一个主体的问题，到底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呢？还是民营企业？还是海外兵团呀？这也是我们谈了很久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不再重复这样一个话题了，咱们再把前面的话题聊透转到第二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大部委制的问题，就是他会对我们现在的医药行业、研发、销售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从你北大维信来讲，有一个什么积极的作为？

段震文：

这个话题把我给考住了。

程增江：

这个也能把你给考住？

段震文：

为什么？我在这个研讨会里面，我跟各位朋友交一个底吧，就是以后我基本上不假设了。我们很多问题是不能用研发改变的，一切只能顺其自然，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好你只能跟着走，就是应对。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没什么想法，我不是谦虚。我只是想王总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的问题我的一个感想吧，就是说现在你说有70万多份的不完全统计，为什么我谈这个问题呢？我讲在医药行业里的一个责任，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有一个启蒙教育，我们在媒体宣传也好，或者老百姓的观念也好，药物安全性的问题他是一件坏事，所以



要扭转这么一个观念，发现了药物不安全的案例，应该说是这个药品的发现，他不是一个所谓的揭短。所以从我们说明书的描述，某些厂家也有这个心态，就是哪个长期生产一个，不管是研发也好还是创新也好，反正是忌讳写不良反应，这是一个所谓的民族文化的心理所限，还是一个科学态度的问题，要在我们药界里面有一个共识，要在说明书里有不良反应，这不仅是对病人、和对社会负责的一种表现，也反映了药品研发、药品生产者的科学态度。而且这个科学态度你要传达给老百姓，通过我们的传媒也好，通过各种方式也好，你要告诉老百姓药品有不良反应，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不行，一有不良反应，老百姓马上就…甚至为什么说医疗也好，有什么也好，他一说不良反应，他好像逮着了你的什么马脚了，他就马上给你找点事了，这种心态需要我们全民来扭转的。

因为我们在现代药物学居于我们国家之前，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药物是在非正常状态人使用的一种物质，他出现不良反应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不良反应才是不正常的。

吕金壕：

是药三分毒。

段震文：

对，他这个是药三分毒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明他是对非正常人来讲，我们说杀人一万只惩三千嘛，为什么药物出现不良反应…因为我碰到这件事情了，你看学脂康这么一个…

程增江：

好的药？

段震文：

我不是说，他也有安全问题，也有防止身高的问题，也有什么其他的…各种不良反应的问题都有，我去年，药监局有一个现场检查，我说为什么现场检查？他说有一个患者吃了你的学脂康，有不良反应，他要来查。为什么？我们做过协调，他就是不认这个帐，他就是吃了你的药，你就得给我赔，这个、那个的，没道理嘛。

朱迅：

他是直接这块的话，你可以看看所有进口的，他的不良反应内容都很长。

段震文：

很长。

朱迅：

对，鱼腥草已经出了那么大的事，他的不良反应里面只有一句话：对鱼腥草过敏者慎用。其实大家把不良反应写到你的说明书里面是对你自己的保护。假设你这里只写一句话的话出什么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要写了有这个不良反应，除了个别地方…

段震文：

对。

朱迅：

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生产厂家对自己的药究竟是一个什么，他自己也没有一个…

段震文：

这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你要承认不良反应存在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所以现在我们的药厂或者医药代表，哪一个患者或者哪个医生发现某个药品有不良反应，我们厂家去做工作要抹平这个事，你不要去报道什么的，你别写文章，你写了文章，我这个药品就不行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的方式。包括我们大药厂都是这样，小药厂就更不



用说了，所以他有不良反应的这种…包括制度首先是宣传、交流，再一个在一定时间内我们要转变这个观念。

程增江：

刘董事长，你刚才听了段总这样的一个讲法之后，其实我们企业接到比如说有什么不良反应，你愿意把它写到说明书上吗？会去看他，是一个保护吗？

刘享平：

我是个外行。我来这个药厂，我第一件事，就是你把说明书里面尽可能的问题写进去，你写上去了他再是什么事不是我的事，你不写进去就是我的事，这是一个关键的事。我发个言就是说，因为我是去年刚刚进入医药行业，没有经历过这些风雨。

程增江：

刚好咱们这个是围城嘛，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又进来了。

刘享平：

我是有一个随时流动的感觉，按理说一个老企业，他69年就成立了，也是一个小企业，制药领域里面也不大，但是确实一个新企业。在05年的12月，中央军委的那个秘密已经堵不住了，就把他拍卖出来，我们就称为“西安事变”吧。这个部队企业，我们现在改成民营企业以后，尤其从去年3月份以后，新的董事会成立以后，我们是在医药行业里面想有一些作为，刚才这几位老师发言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认为有很多利好的东西，刚才讲到一个是技术转让的问题就是文号转让的问题，文号转让的问题就是能增强优质生产企业的资源配置，就是我没有能力搞研发，没关系，我可以买文号，我是新厂，有利于制药企业，有优质生产的，我们可以壮大起来。

在药品监管很严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对制药规范的做也是一个保护，我认为政府监管的力度越大，我们正二八经做制药企业的心里就越有信心。在中国整个医药，刚才讲了健康发展产业链里面，从研发到生产到流通到消费，我认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想讲不敢讲的问题，就是目前我们消费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国有医院占有一个主体，这样一个消费的问题，就是国有医院产权制的问题，它即管又办，那我们制药人怎么办呢？根本没办法，我被他办的人管，我又要跟它做买卖，我怎么做呢？有这样一个体制上的障碍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医药产业，包括卫生健康体系要健康的发展也好，我们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好我认为关键点就是国有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你什么时候把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搞清楚，我们认为才叫什么时候才往这个道上走，现在我们研发市场化了，生产也是面对市场，流通实际上也是面对市场化了，惟有我们的销售环节他不是市场化，很多外行一进来感到奇怪，怎么要价越高的药品越好卖呀？这是市场上不可理解的事情，这是核心问题，是很清楚的问题，实际上消费最核心的问题医院消费是一个代位消费，点菜的人他不买单，买单的人不点菜，核心的是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还是国有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我觉得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医药产业才能真正健康的发展。

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医药企业我不能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谈了我得罪医药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整个医药产业环境的关键点。刚才大家说一个担心的问题是如果把国有医院改了，医药健康呀，整个监管能不能得到保障，我想通过我们医药产业之外的，所谓我们行业内的改革，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越是走向市场的医院，越是他服务越好的地方，创新也会越多，产业也会越健康。所以我来的时候跟刘教授也聊了天，我谈了如果说国家真正要加大这个力度，



要保证第一个就是健康水平，我认为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把国有医院，尤其是二甲以上的医院应该让国有资产退出变现，把这个钱建设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因为国家的消费肯定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他不可能去住三甲医院，他也住不起三甲医院，他也只能去社区医院，三甲医院也好，或者高档次的医院也好，这个消费层说白了是高消费阶层的消费，说白了要么是有钱的人，要么是当官的。这个地方你就让他用市场来调节，他现在恰恰相反很优质的资源被这些人占走了，反过来真正老百姓的健康没人关注，关注不到位呀，所以我认为核心的点是什么时候中国的国有医院的体制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医药才叫健康的开始，这是我的观点。

段震文：

没打通的部委不光是药和卫生系统的这块，还有煤和电的问题，煤是市场的，电是国有的，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可是来讲这个关系是煤靠电，电去求煤，现在我们不是。不是医院去求药厂而是药厂求医院，我们是不是掌握了像煤炭一样的路子了，我们的话语权就大了。

周亚伟：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几年前有人提出来，最主要的问题是你太小，因为你现在的药量才多少？才二点几，如果你达到美国的水平 10 以上，自然他求你，因为你规模量不够。

程增江：

从 GDP 角度讲…

周亚伟：

因为总体来讲现在是恼这一点，因为你这一点他忘记了，医院他本来没想到你，但是他出问题了，那些人他家属要看病了他会想，但是如果你药能像煤炭一样，我们占了他十几，他会天天想药，不睡觉也想你的问题。

朱迅：

因为药是特殊商品，药是跟国计民生，跟每个人的关系比较强的。实际上美国的话药的产值也不算…GDP 大概也就 2%左右，这跟全世界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占的少不意味着他不重要，美国很多部委，总统是不管的。

王印祥：

但是他健康产业占的大，但是药是很少。这几年我本来是做研发了，但是我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从高强前几年提来说医院整个行业，现在在咱们国家就是说奔市场化，现在是占了主流的…就是咱们的主流思想，就是说不能把医院市场化，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论了，就是说就是要国办。

这个我谈自己的体会，因为我再美国呆了十几年，我现在还在用他们的医疗保险，我就感觉，美国是靠市场化的操作一定是有他的优势地方，就是比咱们国家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根据我亲身看病的一些经历来谈的，因为美国的医院是市场化，他不市场化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学的医院，包括私立的医院，就是说我们去医院看病，他也不能要钱，就是把你的保险登记了，你的保险公司有定点医院你去看病，看完病也不用交钱，看完病之后把帐单给你寄到家里去，你要把帐单给付过去，有一些穷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他也不给你要钱，他也把帐单给你寄过来。如果你没钱你怎么寄帐单，那帐单就烂那儿了，那怎么办呢？医院里面就把帐单给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再请要帐的人给你要，如果通过要帐公司要不过来的话，那么你整个人就有了信用记录。那么最后这笔烂帐交给谁呢？把这笔烂帐交给政府



处理。比如说我这个医院里有了 1 千万的烂帐帐单，政府来处理这个烂帐的帐单。

另外咱们国家医保制度，我个人感觉医院的医生也聊过很多，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咱们国家的医保如果实行全民医保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浪费，就是谁来监管用药？医生开药在美国有严格的限制，在咱们这儿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你在这儿开药了，我也不知道，你给我开 500 块钱的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合不合适呢？你靠个人去跟医生做斗争是根本不行的，因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在美国基本上是保险公司来管这个事情，就是说美国的医生职业方面他必须加两份保险，就是说你要对你的职业去进行保险，保险公司他有大量的专家队伍，监管你在我这儿加入保险的人，到你这儿来看病，你的开药，开什么药？每个病人住几天，他做的非常详细，你医生要敢胡闹，保险公司饶不了你，就敢把你这个医生从我的保险公司的名单里面给你踢出去，以后就是你这个医生看的病人我不报了，如果你这个医院敢胡闹，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把这个医院从我保险公司里面踢出去，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监管力度，就是说保险公司聘请了一大批的律师和医学专家来做这个细则。

中国的医保，我这次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听说了，医院里要串通你来祸害国家的医保，不是说，你赶紧到我这儿弄一下，我给你开一个什么数据，我们那儿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因为我同学正好在…我老家邯郸是一个中型城市，我同学再做医保主任，整天查什么事呢？，医院整天串通着，大量的亲戚都搞过了，然后…

段震文：

医院和患者串通？

王印祥：

本来你患者不需要你住院，你来这儿呆几天吧，呆几天我医保给你报三天，三听的话我给你个人 500 块钱，剩下的 2500 医院不就拿走了嘛，就是这样干的。我同学做医保主任嘛，你就可想…这还是很明显的把它给查住了，其他像医生，比如说我给你开 500 块钱的药，你去医保报去，比如 70% 的报，谁来管呢？没人管。就是国家医保的话就有这个东西，就是医保没有监管系统，将来执行全民医保的话我就感觉非常浪费，你说现在谁管医保？原来让你自己掏钱，你还会给医生说这个药我不要了，一看报销话，我不管了，无所谓了。

程增江

这个话题我们别往下讨论了，就是关于医保的问题。咱们把大部委制的问题，就是它主要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对这个问题…

程增江：

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有一个目录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目录在药监局都已经过了几轮，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专家也评审，也做了，现在又划到卫生部以后，目前关于这个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又变成好像基本药物制度，从这个提法，从目录到制度又是一个新的提法，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目录，目前你们几位从政策解读上给我们提一些点子，尤其是对企业还有药物这块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波：

就是说药监局已经做了好多内部功课，从 300、400、500、600，就是谁，哪个部委给我要，我明天就可以端出这东西。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医保体系有四大体系：第一、公务员享受的是公费医疗；第二个是城镇职工，然后城镇居民、还有农村的新农合。现在卫生部只负责新农合的建设，就是四大体系他只负责一个体系。今年是 2400 亿的预算叫增量改革，就是国家为医疗补充的增量拿出计划是 2400 个亿，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钱



给谁？包括给原来的社保部，社保部我再给国务院再给他们上点料，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买单的药是 300—400，我们能出 2000 种，连钙尔奇 D 都能报销，我说你是不是把我们山楂片也包装包装，我们民族的企业怎么没人山楂片也报销，这就是过分了。所以我就觉得实际上是说，这个的争论基本上第一是药物制度不要去争，谁来搞都可以，我们讲的是一个制度一个机制，后面可能是刺刀见红的，是四个目录。谁能得到财政的补贴，谁来决定财政的支付。

再说一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我跟一个特别高级的领导再讨论，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和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截然不褪，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保，药监、药品生产、药品使用和报销的支付监管就是这几个问题没搞清楚，所以就是一笔烂帐。所以基于目前的一种改革方案，我自己觉得一万个亿都不够，别说再拨两千，因为没有机制，没有人去制约，我也不是说一定就是商业保险，如果我们这个行政跟我们现在的环保一样，压给社保部，你管不好这点钱，我就撤你的职也能管好。他的兴趣点不在这儿，他不在去审你的处方。我从药物安全角度讲，我们开四种感冒药，我里面都含（普尔西弄），这四个同时吃下去，我决定超标，我决定是不安全用药。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患者和国家买单的无效问题，但是这个没有人管，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一个合理的机制，如果合理的机制建立起来，我觉得无论张三管还是李四管，把责任说清楚，但是我们不能说管办什么这些的不分离，实际上这个又扯到原来的，实际上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的的确确的政策室，而政策室又离不开卫生体制，而卫生体制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因为我跟刘国温，跟顾青，我们一再坚持市场派，当然我们实际上说我们不讨论细节，我们只说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管办怎么分？就是办医院和管医院的能不能分开？如果能分开是谁来管？谁来办？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第一是这件事能不能。

第二是 525 万的医务工作者人事制度改革，他们是国有？还是公务员？还是自由职业者？把这个事讲清楚。剩下的我们就是保两头：第一个保一个 300—400 种，最基本的。然后根据中央我今年财政我拿出 3 千亿，我就办 3 千亿的事，我们现在经常是透支，因为我敞着口。我随便开 500 块钱的药，然后我们社保去审方，审着审着，500 块钱的药报销 80%、40%、60%，他不说你为什么开 500 块钱的药，那我们一万个亿都不够。第二我们建立救助体系，我们看病难、看病贵，所谓的看不起病，没有说看不起感冒，即使开 500 块钱的药，让老百姓去吃感冒药，老百姓最简单的办法我不到医院里拿不就完了嘛，但是得了癌症，得了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没办法。

比如我们国家每年拿出多少亿的储备金，就是干这件事，把这两头一解决，中金全面市场化，肯定比现在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药就回归了。我们所谓的，我大的政策理顺了，我医药的问题，药物经济学就出来了，就是说我去去年给吴仪总理写了一个报告，10 亿农民开始享受医保的时候，是让农民用 4 块钱的青霉素还是用罗氏芬？罗氏芬 120 块钱一针，我们今年才给农民 80 块钱报销，不够打一针的。但是我现在这个机制下，保证连农村乡卫生院的医生也愿意给农民打罗氏芬，同时让罗氏芬进入到保销体系，包括我的青霉素出厂价才 0.4 元，给医生回扣怎么给？所以这些事情没搞，我自己认为全是国家的事。

朱迅：

这些事情不接受，他就理不顺？

王波：

能接受，就是不办，到办的时候，就是七八个部委在这里面去争夺，但是在桌面上都不



会讲这些问题，都是进各自的困难。

程增江：

朱老师，你跟王波一块联名，增加力量。

朱迅：

这里实际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现在是九龙治水，这水肯定治不了，你去看看吧，现在片制领域多少家再做，涉及到利益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放，涉及到麻烦的谁也不愿意做，这就是现实。但是话说回来因为我们是做药的，药离不开大的背景。但是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我认为中国的医改仍然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里有几点我认为是确定的，第一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民生问题，大家健康问题，国家而且开始适当的投入了。他今年市场上拿出几百个亿，中央财政拿出一部分，省里要配套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整个医药市场的容量的扩张是一个利好。另外的话由于这两年，你不管郑筱萸牵头的有所为，大量的 GIP，还是现在的不作为，大量的文号，都导致了相当大的一批企业处于困境。一部分把钱砸进去了，硬件在那儿放着呢，做不了。另一个是钱也花了，该买的买了，钱也在那放着呢，最终的结果他这几年是属于闲置，他这几年实际上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就是辛辛苦苦的把他 20 年的投资现在化为乌有，他们的退出会倒出来一部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大部分的增量，一部分退出的话，又倒出来一部分的阻料，就是给能够剩下来的医药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胜者为王。所以首先对于大部分的制药企业你要盘算我如何能够剩下来，剩下来实际上是考虑你目前的活路问题。活路一个关键的话，保证你实际的最低成本的生产，能够用最好的方式、最高的利润我能销售，但是活路只是今天，你活了今天，你明天怎么样？那你后续的话，从产品的角度考虑你后续发展的更高层次的思路，实际又回到研发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个领域实际去年的话，张总我们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说 07 年实际是一个拐点。我当时认为可能太稍微乐观了，但是现在我敢说这话了，09 年很可能是一个拐点。这块的话取决于两部分，第一是中国这个市场会有快速发展；第二、实际在这几年，在中国医药行业已经孕育了一些蠢蠢欲动的海外化，就是国际化运作。国际化的话你实际分成几段，包括我们高端研发的一些，现在这个产品真正是来自…最近的话我有几个朋友做这方面做的不错，一个是厦门大学（夏天照）教授，一个是治疗（胸部肝）疫苗，是把美元转给了（巴布得），一个是深圳的维新（祖建平），他一个是糖尿病药 1800 万美元，他还有一个药正在进行过程中。

另外中国这两年大量的做 RD 研发过程中，这些已经在吸引大量的海外咨询界，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我们的医药领域，至少是收益这个空间。另外这两年我们大量原料药的海外推广，07 年所有原料药企业都是赚足了，无论是做维生素的，还是做高端的，像做心血管的等基本上都赚钱了，而且他们积攒了一大批资金的话，他们有能力再考虑下一步进入海外制剂的问题。第三实际上经过这段时间，国家当时也是定了几个目标我认为那目标完全是拍脑袋，哪个领导说一句话，当时的 1050 也好，包括未来在五年，食用文号要 FDA 注册也好，他们都是瞎扯。但是现在确实确实有一大批企业，中国我认为在未来的两三年，会有一批至少从做 OEM 开始，成为英联邦欧盟甚至美国 FDA 这种项目进入，有了这部分机制的话很可能产品包括外销到非洲，转销到东南亚甚至是返回到中国。也就是这块我认为中国下一步整个医药这块，不管医疗体制改革这个大方面如何变化，我们要有一定的思维，要看到他快速增长，同时我们要立足于国内，也要偏向于国外的发展，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借鉴。

所以我感觉 09 年可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08 年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包括今年



的银根紧缩，可能又会死一批企业。由于我们股市的动荡，由于还有其他政策上的一些不确定性，80年未必是一个快速成长，09年特别是我们向海外这块很多东西都会增长。因为最近我非常关注，包括原料药、做植物提取，因为我们最近投资5千万美元做原料药，做植物提取，我们的目标不是和国内任何一家企业竞争，我们的目标就是和意大利、和欧洲世界上的一些植物提取公司，我们想做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所以在这么大的背景之下，实际医药企业确实是需要学习的。另外在这里面我提出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大家可以看这个发展趋势，由于将来对一些基本保障，这里大家刚才谈的四个目录，四个目录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保障，基本保障中的一些主要成份还是一些辅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中央财政会管一部分单，但是更多的话可能到地方政府，所以医药领域的诸侯经济有可能会逐渐的增长起来，什么叫诸侯经济？比如北京市就定了，上输液你就只能用双鹤的，别人的不能用，双鹤的可能贵很多，但你就得用双鹤的，这很可能。

所以说对很多企业，特别是考虑到你区域的话，在定位企业区域的时候你考虑再哪儿建？你建在西藏？还是内蒙，还是建在医药的消费大省？浙江？广东？可能对你后续企业发展的话都有致关的因素，当然这块的话我一直也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地方政府买单的时候，他考虑把这部分税收给他缓解，而对于众多的辅药来说，是没有太多门槛的。特别是国家将来是把品种转让这块，再适度放开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培植一些自己当地的人，北京当地已经做的很明显了。

王波：

朱老师，我可以验证你一下，现在国务院在起草一个关于基本药物的配给制度的一个文件，两个主题词：一个是地方；一个是区域；

朱迅：

所以制药企业…

王波：

因为海南岛的人不会采购黑龙江的，黑龙江也不会采购海南岛的，因为是基础指标。因为地方财政也要拿钱，他也要得到他地方的…而且是基础指标。

程增江：

就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计划经济的成份，现在是越来越重。

王波：

不是，他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他是一个轮回，他是的一种趋向性。

朱迅：

我们是300种国家买单的药物，国家来掌控这部分，很自然，他不是市场是我买单，我只增加的是买单人的责任，你凭什么买单？买什么单？剩下的我们应该促进的是高端消费，比如我是一个高级经理人，我要得感冒我希望我的感冒一天就能好，我光靠国家给我的这300种，我可能不能覆盖。我一天的劳动价值可比下岗职工高多了，就是说我愿意享受这个就享受这个，我有更好的药，我走商业也好，我走自付也好，走上面这一端。这样的中国医药产业就会放开，现在基本就想死保住底下的这一块。

程增江：

国家的话，确实也应该在有财政的情况下。

朱迅：

对，只不过就是说，现在还在打的就是卫生部也想抢这个权利，社保部也想抢这个权利，



然后财政部就拿着钱说给谁？你们拿个办法才能给，财政部很简单，就是说钱有。说你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他们现在倒不是很怕卫生部，就是说你想要钱，我也知道你们在总理那儿的呼声大，要的能力很强，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你说农村你要我配给你多少钱？可以，然后你得给我算帐，这个钱你准备怎么花？为什么高强在这次两会上说真拿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将了他一军，他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乡卫生院愿意…每个乡卫生院怎么配置？然后是不是每一台，我就再问他们一个问题，乡卫生员采购的 X 光是不是也要买进口的？因为我们现状是什么呢？97%的大型医疗设备全部是进口，总装机容量超过整个欧洲，基于这种情况下，国家批 1 万亿也不够，我们的乡卫生院用的都是进口的，然后我们东北的做医疗器械的这些大企业都急的嗷嗷叫，他参加的是国际医疗器械的基本的医疗设备标准制定，然后他说我们的乡卫生院都不采购他的，就跟我们不采购青霉素是一个道理。

段震文：

这还是一个为什么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道理，像一个药只有放入市场才能改变这个现状。

程增江：

张总，你是研究证券的，你看这个宏观形势，刚才朱老师讲了 08 年代有很多的不确定性，09 年会有一个发展，您觉得这个在您这个医药行业里面，不确定性有哪些？

张仕元：

我觉得大的方面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 07 年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拐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回过头来往前看十几年，92 年以前是没人骂医院的，甚至说地位高的很。92 年以后实行市场经济，全部推进改革，然后医院开始改革，改改改，改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改。最后变成全面来支持国家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国家的卫生投入，老百姓以前是占十几个点，现在反过来老百姓占 67，这样子一下子变过来以后，老百姓他掏了这个钱，他没享受这个服务，他肯定骂医院，这个骂的对。因为他给了这个钱，钱不是国家给的，是老百姓给的，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有道理。为什么讲 07 年应该是一个拐点？因为自从 05 年、06 年以后，国家大的卫生公共改革的方向性基本定了，国家的公共卫生属于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社会行为，国家买单，这就确定了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公共卫生医疗由政府出资，这我觉得是医药行业发展的最大一个风险销售渠道。我记得 02 年的时候我去江西和陈钱江聊天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这个。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医药行业最大的风险在哪里？他后来说了这些。最大的风险在哪里？最大的风险在于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的方向不明确，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 07 年自从大的医改方向定了以后，不管是 8 个方向也好、9 个方向也好但是一条一政府买单，这样定了以后，制药的人、卖药的人都知道今后大概有一个预期了。做药的人就说我怎么把这个药做好。刚才讲的第一个议题是大的部委的一个改革，这么一合并，我觉得我们给这里面增加了很多新的难度，因为在我们以前的预期里面我希望药监局作为一个独立的监督者，他监督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门槛，我觉得是不对的，所以前年年初在《医药经济报》登一篇文章的时候，把药监局的发言人就拿掉了，当时那篇文章提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张仕元；一个是张钱江，所以当时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事了？我说没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部委改革肯定增加了很多难度，有些话我觉得媒体千万别写，药监局和我们都挺熟，也有很多朋友在里面。

说一个良心话从 98 年到现在，真正的作为比较多的是药监局，不作为的是卫生部，卫



生部为什么给了钱你拿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很好的调研、没有很好的研究，没有很好的去想，过这事我以后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事返过来可以把资本市场很多先进性的东西做个借鉴，为什么这两年资本市场好了？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为什么十多年这次整好了？因为这次他发现了资本市场最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股权的分置。所以尚福林一上来，把这天大的问题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本来的功能出资、定价、资源配置这三个功能就达到了，虽然后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属于很多完善的问题。

而中国的公共卫生包括医药行业这块来讲，到现在为止，真正这么多，改革这么复杂，方案这么多，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中国公共卫生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没有一个部委能够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来，不像当时国九条出来以后，证监会能够拿出一个又一个方案，然后各个部委签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说现在在中国，如果你真要做这个，我认为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卫生委或者是把卫生部…

王波：

健康委。卫生委信息面太广。

张仕元：

对。然后把管医院的也好，出钱的也好，一起定下来，然后多行提意，这才好找到一个最终的方案。但是我觉这个行业大致发展的方向性，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怎么来找活的机会，找发展的机会。

程增江

你建议业外的人士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国有的医药行业吗？很多倒煤的，挖炭的，完了之后说张总，你看这个医药行业是不是见底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张仕元：

去年第三季度是《中国医药报》给我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讲 07 年医药并购的问题，我当时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发完以后，当时天津医药的董事长就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俩挺熟的，他说你为什么讲这个话？我当时就给他讲，我说第一个这个行业企业盈利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恢复期的水平，收购成本比较低，第二很多一些大的问题他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方向性定了，所以他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危险没有进来，所以医药企业也不敢要价太高，但是有一点这个行业的机会已经显现，所以我觉得有钱这个行业就应该收购一些。

程增江：

说个题外话，是不是我们买医药行业股票的话收益会好一些？

张仕元：

今年任何一支医药股都会赚钱，这是我从去年 1 月说道现在，买任何一支医药股都会赚钱，但是赚多赚少看你选股的水平。但是有一点不要指望医药行业这些企业会有一个很暴力性的东西，因为国家出钱的基础的医疗应该是一个最低水平的保障，他不会让你医疗企业有一个暴利，刚才为什么王总讲有一个地区、有一个区域，因为这也是区域的原因，为什么水泥的生产企业有一个销售半径，超过 800 公里、超过 500 公里他就不赚钱了，因为那是成本摆在那儿的，如果说我们医药企业的产品，哪天都要考虑运输成本了，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就干净了。

朱迅：

现在我们四川的科龙的那个输液也能卖到山东去。



张仕元:

这就不对,我觉得这里面含有很多水分,如果是国家投钱,还是要投很多冤枉钱。

朱迅:

我这里有一笔数据,就是2007年4季度,中国创新领域,医疗健康行业他是什么状况?07年4季度投资量比较大,IT占了17.7,互联网14.6,医疗健康是12.5,还要计算,但是投资的数额的话,医疗健康占到了投资数额的22.3%,已经排到第一位,互联网是14.7%,IT是15.6%,这说明实际上现在很多已经开始非常关注医药行业。

张仕元:

这个行业,你看我为什么说去年是个拐点呢?从产业角度讲,前几年的社会数据看,但是去年的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高出整个国民经济,你看销售收入增长速度是47.22%,利润总额增长率67.269%,销售成本增长50%,销售费用只有总量的26.79%,说明这个治理工作还是很见效。就是说这个行业确实经过一定的治理以后,尤其是很多以前用不起药的人,现在受基本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后,无论是城市市民,还是农村的农民都开始能够用药了,而且这个用药量再增加。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一个希望。

段震文:

你说这个数据是全行业的吗?

张仕元:

全行业的。

段震文:

利润增长67%?

张仕元:

有05、06年两年的统计,06年比较低。

朱迅:

这些统计数据有些是很有意思,而07年一个明显的,实际来说的话,企业的财务数据的两极分化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你可以看2007年的整个医药行业的利润绝大部分都在外资、合资企业。

王波:

我支持两个老总的说法,我大致可以跟大家这样说,我们把未来医药产业分为三个层面,我觉得有希望的是三种:第一种是做大补药,因为政府肯定后来要每年以一千个亿的速度增加,累加的。然后区域、政府这两个主题词,因为我们再帮国务院测算,所谓的区域是不是要细到县财政,因为是最小的政府财政是按照人头来算的钱,所以基础补药的企业拼的是规模化生产,现在我们的基础糖盐基本上被双鹤和科伦,他们大规模的并购,为什么他也知道500公里以后,运输成本不行了,他也再开始做布点,然后并购原来的那些私有企业,一个品牌下,然后我一把就能把这些区域的采购拿下,这是一类企业。

第二类是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这个产品管他能报销还是不能报销,没关系,我们仍然有很高的需求,最后因为我把政府2千个报销目录一缩水肯定会让出大块市场。

第三走出国门的,我去年给商务部写了一个6万字的报告《中国医药企业如何走出国门》,现在有一批企业不跟中国政府完了,这没法跟他们弄...

王印祥:

你写的报告什么时候给我们拜读、拜读。



王波:

就是说我就是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到岸价离岸价然后是 COS 还是 DMF，我们讲的是国际标准，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潜力很大，千万不能小看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是 ADI 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大部分是地下的，就是也不在咱们海关、商务部这儿监控，都是按化学原料出去的，但是实际上主要是被欧洲采购去投料的。人家也不要求中国监管，当然现在也问题了，现在药监局在跟我们再商量，这部分不行，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国际一出事，回过头来就骂中国，骂了中国，外交部就回来收拾药监局，给药监局收拾的够呛，药监局说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供应商审计跟谁学的，跟你们外国人学的，你自己都没审计好你这个原料，你给的是豆腐的钱，然后想买走的是鱼，然后中间又过了 N 个经销商过手，然后改包装，改批号，都是他们外国经销商干的，最后外国一死人，一句话—中国制造。

去年我们公司派了一个人到欧洲制药协会年会上做反辨，我们就是这个主题，就说他们是一个不合理的指责，为什么？我们举了大量的例子，最后宴请我那个副总，所以我自己预测几年之内，中国的制剂要成为世界的加工中心。但是非专利药就像我们今天的汽车、我们的小家电，我们的体育服装一样一定是中国制造，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业，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上面遇到的最大的竞争者是印度，他主要占的是一个法律体系和语言的优势，他是英联邦国家，他对国际的药物体系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语言没有障碍。

朱迅:

另外他们化学没有专利，所以他很多东西他可以在国外专利期的时候，他在国内把所有东西，大家有兴趣把它作起来，我们国家基本上还差两年，大家开始想到，当我们有想法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成熟了。从原料到制剂。

王波:

而且他的民族保护政策也好，他国内能生产的药，外国人如果要进口必须比我国内低，我才批。不像我们，我们平均是 6 倍的价格，现在外企的制药联合会把我定为头号敌人，就是说我去国务院告他们的状。

朱迅:

美国医药进口是这样，他不允许他的药在中国卖低于在美国。

张仕元:

我觉得印度的政策对我们确实太好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消息，印度生产汽车的，最大汽车商塔娜把保时捷和陆虎收购了，而中国的企业还再那里打架。

王波:

是呀，就是我们应该像印度学，但是我们自己很看好中国。因为我们无论是重大型化工制造能力，我们的能源保障能力比他强多了，我们现在就差一个门槛，我也不断的给药监局的局长呼吁，主要是药监局没做好。我们药监局不断的要出笼中国制造，中国特色的标准，就是说包括新药注册管理办法，我说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跟国际对接？虽然我们可能今天一步对接不了，但是我做一个五年的规划，我是一步一步接近国际标准，我们一定要搞个中国特色，一定是跟国际标准背道而驰的，最后造成我们中国所有基础的科研到我的生产都是按中国标准，越按中国标准离国际越远，所以我们这个将来…我们实际上都是，比如说制剂就是片子，那有什么科技含量？但是我就冲不出去国门，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自身不能看好这件事，所以这一板的 GMP 标准，也是我再强烈呼吁就是等同采用欧盟。ABI 就是等同采用 ICSQCA，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做，中国一步做不到的，我再做一些中国特色。但是基础是



什么？我上来先定一个目标是什么？这样我们将来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注册的问题，人家那个 CBD 格式，我们不是。实际上都说我们中国的注册资料多么难，我们不就是 24 份文件，人家的文件全部是遍的，美国真正的资料用一卡车运这个资料，但是美国药监局也不看，但是每一张上你都给我签了字，存到我的地下室，一旦出问题了，我就把当初你报对的这些东西给你核对到每一个动物实验上的每一个数据上，发现你造假，你就一辈子不能在医药产业里干活。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最后交这点，然后坐在医药办公室里翻一翻，然后签字，所以这里面我自己觉得，如果靠上这三类，一定未来我们会有很好的潜力，中国医药产业的春天我自己认为还没到呢，一旦到了，我们很快会冲破 1 万亿这个产值。

程增江：

周老师你给大家说说，你觉得我们现在…尤其产品注册这个地方不确定的因素、变化的东西。

周亚伟：

现在他们好像不再讨论政策，而是讨论我这个办公室保留的必要性。大家今天开完会以后，所有的部门停掉一切工作，二级处长直接到局里面听报告，大家回去停一周、两周写写你这个部门保留有多大的意义。这是现在他们首先要保留自己的椅子，这就是最主要的思想。

玄振玉：

那就是不为了嘛。

周亚伟：

他现在也不叫不作为，他现在是整体布置的不作为。这是第一件小事，第二件大事就是那 2 万 3 的数字我们还不确定，是打算请别人做，还是自己做。已经请了一些人了，慢慢的再去消灭这些品种，他们中心感觉也很好，原来我们接手叫遗留办是有些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有很多的技术问题没法解决，就是新的机构成立后，然后拿过来慢慢接触，现在很简单，事实上就是定位死和活的问题，你技术含量都很低，就是说到将来一切听领导，留个笔。很简单，仿制给几个点，改制给几个点？不就那几个数吗？那 2 万、3 万砍就行了，反正就是这几个点，你按多少点，反正电脑上都有，按多大的比例，你什么东西，你一上数，领导需要多大的比例，马上出来一个数给你，这 2 万 3 的问题就很好解决。现在就是新品种，新品种对创新来讲，你说今年 100 多个品种，去年我拿了 4 个临床批件，他对新品种现在是畅通无阻，现在他们自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收编，就是审批中心的人也感到很困惑，所以现在新的主任来了以后，也许把两个部委定位一个部委，也许把三个部定位两个部，他们几乎要出去。这是按显然领导的想法，但是后面怎么走，现在还是不清楚。

但是大家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盯着审批中心这一个点，现在最主要的问题都不知道整个指挥棒在哪儿，现在整个这个药物的链，实际上药监局虽然很多板子打在他的屁股上，但是很多问题和它关系不是很大，最大的问题你向说创新药的政策指挥棒，社保部现在大概是最顽固的一个，所有的部门基本上在这五年当中的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开明的，都再想办法解决问题，惟有社保部这五年里面没有任何进展。他所有的定位一切就是我就是便宜，就这个原因，其他任何的原因都没有。发改委现在是思想比较顽固的部门，定价问题他已经接受了，他说我现在降价其实不是目的，是做给领导看的，我现在是迫于领导的压力，两会一开总理一批转到我这儿来我就得做，他说做多大意义，谁都很清楚，那个数多好算，说我降了多少亿，降完了以后，他马上就不生产了。因为药根本的属性，你老讲他的特殊性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企业也会算帐也不傻，我是一个市场经济，我所有的原材料，水电费、人工费都



是市场的，到那地方不赚钱，不赚钱我不干了，这是最简单的行为。他没有办法，他也很清楚，应该用创新的政策来调整他的价格，国外的体系和国内的体系为什么不一样？国内所有的定价体系完全还是原来的调，直接成本核算法，你的原料多少钱，加工费多少钱？给你加一点利润，这个公式很简单。国外是另一套算法，先大头，知识产权多少钱？成本多少钱？两个体系两种算法，必然的。另外一个根据卫生部的 53 号文件，批俩号，外资一个、内资一个，绝对不公平，外资一个厂他也有一个号，内资一个厂也许一百家一个厂，一千家一个厂就这一个号，就是这两种情况，他从开始定起点的时候，就不在一个规则上。

张晓龙：

一个规则算一个品种。

周亚伟：

他是一品两规嘛，他现在就是说，从刚开始这个起点上，他就给你定位了，没有办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的企业很小跟总理说不上话，那人高不高直接来到外交高会，就直接上到总理的桌子上了，总理就要考虑怎么给他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压力强的东西，简单的原则狗是羊皮呀，哪儿的力量大就给他往哪拽，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最主要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发改委明白了，发改委是下游工程，社保部是上游工程，社保部是指挥棒的最高点，他那地方纹丝不动，没有任何改革的气象，一切都是低成本，只有一个原则，不考虑疗效只有成本的概念。而且考察国外很多的政策都没有一点点新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政府所有的部门、所有的采购都要支持民族创新企业，惟有药子头的，你找遍所有领导的报告只字不提。

程增江：

王总支持创新药，就是很贵的创新药然后列到社保里面去吗？你个人的看法？

王波：

现在在十一五科技的重大专项上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事。

程增江：

他就是一个创新嘛，你个人认为，应该放吗？

王波：

应该。

周亚伟：

因为他这个指挥棒你如果看不到的话，他肯定不会做新药，创新最主要的问题大概是从 02 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感觉做创新药物最辉煌的是 98 年，那会儿很简单，你只要拿一个二类药的新药，原来叫做有效部委的新药证书，你站在门口喊，我现在卖，1500 万、2000 万，一小时现金交易就成了。

程增江：

那时候有了二类的新药证书才能批一个许可证。

周亚伟：

他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第一个有证书，第二个有技术认证，第三个上市就弄两个亿，他有资本市场的对接，我们在科技部搞双高认证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在省那边搞一个指标，花 1000 万也搞不到，因为那个指标都是省长，省委书记本人去划钩给谁的，你现在能走双高途径的时候，就是额外再开一个门，科技部评一下，然后中科院评一下，最后证监会把两家的意见接受就可以挂牌了，挂牌就是计划经济最经典就是原来河南做一个很小的东西说我要



不了多少钱，大概他所有的募集资金投向是 8 千万，最后一搞拿了 17 个亿，16 亿都要存到银行里面，让大家去讨论说这 16 亿怎么花呀，不能永远放在银行里，最后出两个注意，你卖两家上市公司，然后再进来不就完了吗，第一个就把丽珠买进来了，所以他最后再改名，就是说当时这个机会只要你拿到这个证，这个钱就放到口袋了，你想怎么用就是发愁的问题了。

程增江：

创新药也就是这么一个障碍了？

周亚伟：

创新药科技部也再去做，去年我专门跟他们跑到新加坡那儿，呆了半个月，他们是说（口技）中心具体来做，一直再做创业版，科技部也忙了 4 年嘛，总理也做了，先从中关村开始找一百家企业、两百家企业开始作，就是说领导也明白了，没有资金的支持，你的创新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政策你拿一点点的钱，虽然是多少钱，但是分到每个人手上你能干多少事呢？干不了。所以重大专项也是，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总理签了没有用，现在光实施方案论证整整两年零八个月，现在是总理签完了字拿到发改委那儿，方案就是过不了，说是从去年 12 月 8 号开始会签，到现在两会之前还没有签。大家现在很多东西你就是忙、忙，忙到最后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进到口袋。就这个东西，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些政策天天放到银行里面你还是干不成事。虽然投这个钱，就是市场上你这个研发机构所需要的钱比例差距太大，我鼓励重点还是要靠资本市场解决，因为资本市场解决了以后，他形成一个理念，不仅仅是说资本市场拿到一个钱解决问题，更主要的他能够形成一个旗舰，形成一个带动、一个整合，这个比他拿到钱更重要。

程增江：

这块是不是要指望，就是创业板的开放？

周亚伟：

起码创业板是这样…

张仕元

下个月。

周亚伟：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创业板他是一个思想解纷问题，他就是害怕，就是说很多人提了很多意见。

朱迅：

现在实际除了纳斯达克以外，其实其他的创业板根本动不了。

周亚伟：

对。最主要的问题盘子又小，怎么样、怎么样弄，就是说正面的意见也很充分，反面的意见量也很大。他现在就是摇摆，说不定下周他搞意见稿，看到这个稿以后，大家对他的期望值才能有一个时间表。

程增江：

你说创新药的话也是困难重重，进不来社保？

周亚伟：

最主要的问题是做社保是我们企业的固有思想，其实品种好不好不一定非要依靠社保，你一定要解放这个思想。



段震文：

我支持你这个观点。

玄振玉：

你要改了这个体制以后，这个才能成立。

张仕元：

全国要是 300 种药物的话，大家不是社保的，也没问题。

周亚伟：

社保就是张钱江在新加坡科技部给…科技部和社保部写的办法也有他的一个想法，其实社保部你不一定…就是说你分层次，比如感冒药百分之百的报销，糖尿病、常规病 40% 的报销，也就是说你这个肿瘤病人一下子花好几十万，20% 的报销，你把比例设定了，也能解决问题，不是说进来就全报，一分不进来就一分不报，就是把这个思路开阔一下，就能找到一个合理的思路。现在大家是住在那儿，钱归我，划圈，我就不想动，这是社保现在最大的障碍。

王波：

大家都再玩钱，像欧洲很简单，就是按单病种计算，你得一个阑尾炎，我给你 400 块，你医院一份钱不花把病人治好了那是你本事，我 400 块就拨下去了。

周亚伟：

实际上这方面，医院搞改革也在做，关键是和社保的思想距离还比较远，你看投入的药主要是出口，就是这个指挥棒是最重要的，另外入口就是你政府投点钱，给点环境，那种只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中国的企业现在是政府做什么问题呢？不想企业的实际情况，全部是拍脑袋往这儿一砸就这样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技部这两天又定了一个东西，抢先 3% 个点投入科研以后要创新，说今后要强制推行，我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大品种，普药的，他一个点的利润都不能保证，你说 3 个点的投入，哪儿来的？他不是美国的药给你上升利润在 46%，他可以拿出钱来，你现在给他的政策环境没有这个点，他哪来的点投入？现在就是各个部门就是屁股决定他的考虑意图，不考虑实际情况，这是最大的问题。科技部他也有他的想法，我现在强制定这个点，然后这个企业没有钱了，我再向…因为中央财政有钱嘛，中央财政钱花不完，总得想办法要一点，要过来你就能够为自己做点事，他现在是这个问题。

程增江：

那你在仿制药这块的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周亚伟：

仿制药吴征局长不是定了东西嘛，是仿产品不是仿标准，一句话就能够说明了。

程增江：

但是对企业来说无法作，这个产品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周亚伟：

也不是无法做，就是你不能像现在说用 3 万块钱去仿制一个文号，不是这样的东西。很简单起码你要把里面的技术环节搞清楚，你的监控点能弄明白，现在像我们是自己在家搞一个房子，搞一个列项，然后打打针。虽然那会儿一个品种卖 3 万块钱，他卖 10 家也是 30 万，但是他的成本很低，所以他现在慢慢要改变这一些东西，但是他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来解决。

段震文：



这个政策我是受益者。

程增江：

你受什么益呀？

段震文：

要不然好多学脂康了。

程增江：

反正现在人家没人仿你了？

段震文：

现在防不了了。

周亚伟：

现在仿也没有问题，FBA 也批仿，关键是你要有技术含量，你要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疗效比别人有特点，或者说你的成本比别人低，总得有一个说法。

程增江：

但是如果一步到位的话，这个东西实际上对很多人…

周亚伟：

实际很简单，就是中国的政策历来都是矫枉一定要过正然后再回调，如果不矫枉过正，你说什么隔靴搔痒，那肯定是问题。

段震文：

我觉得不怕来仿，就是把这个事掐的严一点，我们把这个技术转让这一头一开，实际上就是原有资源重新分配。

刘张林：

对，上次吴征的那个讨论会我去了，他说现在暂时先把仿制药这个技术转让先不谈，就是说医院不敢放，害怕，就是 28 讨论那个我去了。好多人也问我，就是技术转让到底包含不包含，要不要明确仿制药的技术转让？

段震文：

它在公众的，那么大的场合是比较谨慎的，我们就剩 4、5 个人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选择，只不过我们后面的应对方案要小，我不能无限制的对 17 万 6 千都开后门，现在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找到解决方案就可以了。

程增江：

现在这个紧缩对原来有一些品种的企业，的确是一个保护，就是原来标准很低，现在人家让你仿这个品种，不是让你仿这个标准，结果你就进不去了。比如像（嘉琳）的那个钙吧，这个东西过去仿的话你就很好做。

段震文：

但是所有的事都是有利有弊，如果这些我们不能科学合理的解决，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种倾向，将来我们有大量的过专利的外国药都会涌向中国，然后把这个市场全部让给他们。因为现在进口药为什么价钱我们只控制他高于普通的 5 倍、6 倍？就是因为我们有几十万的仿制顶着呢，如果把这门全关了，他们还会把价格提到几十倍、20 倍，因为他的理论还不是说和美国同价，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仿制，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说不同的话，过去仿制药绝对是为中国做了极大的贡献。

周亚伟：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新事物，应该是说 85 年药政法颁布以后，那时加移植，其实中药保护品种的办法就是为了解决仿制药的泛滥，那会儿不叫仿制药而已，叫移植，那会儿省里面卫生厅有一个文号，然后省卫生厅填一个表，你就拿走了这个品种，那时候叫移植，也是仿那中药仿的没办法，出来一个中药保护办法。现在就是说你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办法去治理。

段震文：

现在就是说我们不是特别缺品种的时候，可能就要紧缩一下，然后再把原有的资源，看一下我们再合理的调配一步，哪怕调配一万个，也比更多的…但是千万别两边都不开口子，那企业没法活了。

周亚伟：

现在是这样，他能够让文号流动起来，起码很多人不想干的，我卖卖文号不至于赔钱。

段震文：

现在企业退出挺有条件的，第一步我文号可以买卖是一笔收入，第二我原来的厂房不值钱，我原来的土地可是 3 万、5 万，在开发区都是地方政府配套支持的，现在我可能卖 80 万一亩，这样也会通过 05、06 年，两年对这个行业的攻坚，我们现在形成了两极分化，就是一次洗牌，我自己认为未来的两年最重要。如果还在牌桌上的，我们后面可能全是飘红，不再牌桌上的，你就玩不下去了，要不然就被兼并，就是成为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最后做基础糖研就两大家然后加上什么大种，然后一两家外资，然后两大家民营也好、国有也好，来抢这块市场，剩下的原来很多地方小厂都变成车间，不是双鹤的就是科伦的。

张仕元：

就是说这两年券商的发展一模一样。

段震文：

对。我再回答联想鸿毅一个问题，中国的联想产业为什么优胜劣不汰？就是看任何一个投资人，任何一个行业他看 10 家的时候，就把这个行业看明白了，他看 400 家企业，从大的往下数，没看明白中国的医药行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优胜劣不汰嘛。现在应该政府做政府的事，行业做行业的事，然后我们形成优胜劣汰，这个行业就能理顺了。

王波：

但是医药的话毕竟比较特殊，他实际是一个差异化最强的，虽然大家都叫药，但是有多少种病，每种病还有不同的药，互相之间可替代性很小，所以在医药这块的话，比如证券好多，包括汽车、包括 IT 方面都非常同质，但是医药非常特殊。

张仕元：

一样。

周亚伟：

你一个企业可以由很多品种，你只要把他的规模给…

朱迅：

这里面因为涉及到另外的一些政策了，比如药监局现在关于集团内部的调控问题，原来把它放开后来又把他调实，你比如像输液这块，美国的企业怎么做？他全部像可口可乐一样是混装，他不是袋装，他袋是在一定的场合内，混装全部在地方上，他根本用不着的话，袋装的话我去运水，干吗呀？中国是不可以的，因为中国的话，你双鹤在北京，你现在在武汉建一个，对不起，你重头来，而且在那品种认证，药材认证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再来。



段震文：

没错。

朱迅：

所以中国好多的话是一帮不懂的人。

段震文：

对，这是药品管理法的一个诉求，现在我们叫生产许可，都是这生产许可四个字够闹腾的。

朱迅：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咱们已经写进党内了要代表国内的生产力的先进方向，这样的话你明显不是先进的生产力，你是阻碍这个。

王波：

包括做中药这个，中药前处理是一个最大的失误，你说造成多大的浪费，而且没法控制，比如中药这个很明显。

段震文：

国务院法制办和药监局已经成立专题组讨论药品办法修订，我们先说大法有好多障碍，包括有障碍还有很多的空白，比如说补偿机制，召回机制，国外的任何一个制造商的产品，就是拥有产品文号的企业，他在产品上市的时候都要交一笔保险金，一旦出了问题以后，是国家从保险先赔付，我们在这上面都没有，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有很多问题，包括什么叫假药？什么叫劣药？能那么定义吗？而且他是举了列举，如下按照假药，如下按照劣药，而且他针对的是有这样行为的企业，我现在个人造假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法律上有特别大的漏洞，现在着急先修法。

周亚伟：

我们这次大法改的时候就很机动，说你这个单位得拥有产品问号，结果说你发了5年了，条例里面这句话条件不成熟，磨掉了，然后到政策管理办法一句话不提。没有用。

刘张林：

我们现在药监局查假药查什么呢？不是有一段时间是通用名和商品名的质的比例嘛，他有一个规定是1/2，他地方就拿着这个纸去秤，如果不符合这个比例，劣药，或者假药。

周亚伟：

他就是来收钱来了，他才不关心你假药、劣药，你认罚吧。

刘张林：

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那次就跟他们领导下去是这样的，县级药检所和市级药检所很困难，就是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形态。

段震文：

那就直接取消嘛。

刘张林：

不，中央财政直接关国家药监局，省级财政只管省级药监局，县、市药监局拴在半空中，说直接归省局管，但是财政没他的户口，所有的办公经费一切没有，地方说你归省内管，我地方一分不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办公楼没有，车没有，办公楼是租，车是向厂里借，工人的钱怎么发？秤重量、量湿度，就是罚钱，这就是他的工资来源。

周亚伟：



这例子太多了。

刘张林:

地方药监局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现在我省里面，就是省局几百号人，加上市局上千号人，然后县局几千号人，中国管这么多的品种、这么多的药厂，是药翻5倍。

周亚伟:

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

刘张林:

那个县里面十几个人的编制，那么多的药厂，那么多的老百姓去用药，我们怎么管的了呢？

朱迅:

证监局就两级。国家一级、省、市一级，其他的没了。

周亚伟:

主要是药店、医院。县城多少药店呀，他都要管起来。

程增江:

老总，你也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见解？

玄振玉:

今天第一次参加峰云会，听了这个收获很大，我们一直做中药研发，中药研发做了七八年，感觉到现在，主题是围城中的医药，就感觉在围城中一样。中药这几年从注册来看，我感觉有2万个品种压在那儿，这2万多个品种背后有多少企业的血汗，这2万多个品种可能1万5个要退，据说是大部分要切的，最近有好多就是说省局里面发的批件，2/3是退出。所以现在企业里面收到这个批件不是好事情，我们去年拿了三张批件一个2类的，两个3类的。按理说应该前年就拿到，去年才拿到。

段震文:

你讲的2类、3类不在这2万多？

玄振玉:

不在这里面，我们公司不做仿、改这东西，创新药物他也是延期了，比我们以前延期了大概1倍时间。除了一类新药，一类新药可能真是没有延期，我们公司就报了一个一类，这是标准的时间出来了，你看药品中心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承诺有一类新药不延期，其他都延期，这个也没办法。2万多个品种就是说今年一定要处理掉，前两天几个朋友，上海的，从春节之后已经调过来了，调过来之后从地方调来一大批人，说把这2万多个尽快处理掉，我问他怎么审？拿过来大眼一看，只要找出什么毛病来，就是退审的理由，马上退。我聊这个品种够呛，能够有1/3、或者1/4最后能够拿到最终批件，是非常少的。刚才刘老师提到一个中药的不良反应，我觉得中药有一个特殊性，中药我个人认为分两类，不管他注册分几类，第一类是现代中药；现代中药可能包括有效成分和一些部位用药，特别是有效成份，这里面你在研究或者控制方面，国家应该重点的抓一下安全性，因为一个新出的成份，特别这种成份出现不良反映的情况非常大，而且出现不良反应没有明确写在药品的包装上，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你尽可能的多写，写少了将来就很麻烦了。

西药其实不良反映比中药多的多，但是西药是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药是让人糊里糊涂的活，这就是这块。虽然化学药物死的人很多，但是他告诉你，你不这样用可能会死，会出事，结果真出事了，这也不怪他。所以中药将来也要敢于正面对待不良反应，特别是现代中



药，但是对于另类中药就是复方新药，这个可能要另外的对待，这几年我们大概也做了 10 个这样的复方新药，我们自己来做，心理也比较有数，但是做完这十几个复方，发现基本上没有不良反映，而且即使有一点，也是对肝脏的一点损失，也是很医学的。

程增江：

朱老师 7:30 的飞机。咱们以掌声祝贺他一路平安。

吕金壕：

继续咱们下半场的。

程增江：

因为我们是围城中的医药人，就是这个行业、这个生态，我觉得其实好多人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就是这个心态，我想借助这个话题我们来一起讨论讨论，我觉得王总这地方看的也特别多，就是在圈里的人、圈外的人，想进来的人，想出去的人，你能不能分析一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心态？你所看到的。

王波：

实际上原来的 6 千多家制药厂，在第一轮 GMP，其实国家希望把它控制在 1500 家，但是由于后面有两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为什么？第一是网络经济破灭了以后，大量的资金从网络经济上出来，要找一个出口，然后生物医药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同时后面我们 GDP 的地方认证一放开，前面认证的标准肯定高，后面晚动手的标准还低了，这样又有很多不该活下来的都活下来了，所以最后我们造成了仍然有接近 5000 家的制药厂。所以这里面另外是说的在资本的整合上，还有并购上，我认为在医药产业上做的并不成功，原来的几大家像东胜、三九、华源几乎无一幸免，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有复兴，因为我跟梁总、王总这些人都挺熟的，不管他现在是不是主业，但是人家现在还活着，也有十来个药厂，所以这个轮子就过去了，而新的轮子下，我自己认为最近一两年还会有大量的资金会冲进这个行业，基于原因刚才已经分析的很好了，我觉得市场的放亮一点都不要去怀疑，而且我自己认为今年市场至少能够增加 2 千个亿的药品消耗到 8 千亿。

刘张林：

纯销嘛？

王波：

不是那个，我们 6000 个亿里面的，成品药的纯销没有那么多，也就 3 千个亿。因为我有连续五年医院消耗的增加的数据，

张仕元：

增加这 2 千个亿增加到哪儿？

王波：

就是两方面，主要是国家买单带来的这种，最简单的一个算法，原来 10 亿农民国家不掏一分钱，我觉得掏 50 块和 100 块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国家掏和不掏是一个分别。比如我们江浙地区的农民，我们生活条件比山西的城镇富裕，所以这里面可能带来的增量会比较好，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增量我不去怀疑未来的春天我觉得还没到，现在医改的政策和很多配套政策还是混沌的，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利用，但是大趋势大家不要怀疑。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我再跟发改委的领导聊天的时候，他也再讲他说很惭愧，我们 05 年实际全国汽车的产量计划是他们 2010 年的计划，觉得昨天大家还骑自行车呢？怎么中国一下子成了世界第一的汽车的生产国了，所以一旦这个趋势有了，我们这个市场的增量我认为肯



定会特别猛。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么大的蛋糕给谁？我自己认为，过去只要是一个县药厂都会分到一块，现在不是了，我刚才讲就是三类，三大类，当然还有一个，漏了一大类，就是外资，他们会抢 40%以上—50%的利润，我们不关心他的销量多大，因为这也是国策造成的，国策就是愿意把这钱给外国人，咱也拦不住。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我们一个是产业内的，围墙里面的，他就得看这 4 类他靠的上还是靠不上，靠不上他就活不了，要不就早一点举手，该卖文号的卖文号，该卖土地的卖土地，要不就变成谁的加工车间。这是圈内的，剩下的就是说我们圈内还有能和这些沾上边的，但是并不是，很多人是很强势的站在这一个阵容里面的，他是打擦边球的，我在陕西扶持了一个企业，我觉得他未来肯定会很好，刚开始大家搞 GMP 我也使劲的搞 GMP，原来是靠卖肝炎药，然后请内蒙的那些人做广告，最高的一个产品回款是 1 个多亿，最后肝炎不能做广告，咋碴一下，这个企业回零，这企业怎么活呢？8 千万投资进去了，后来我跟他们的老总谈，最后就定位了，用了三年的时间现在这个劲上来了，他有 11 个 DBS，就是缓市、控市，因为他搞创新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罗红霉素、缓释胶囊，全国唯一的一张批掉，现在药监一说起来所有政策向缓市、控市开绿灯，然后招标的时候，议标、特殊定价，他没有做特别高的，但是里面有技术含量，一个胶囊里面有 30 个微丸，做这个估价也不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然后还有 8 个产品在国家局报批，就是说他不在我们刚才讲的 2 万 3 千个文号里面，这个是要退的，这个是国家要严格保下来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圈内的企业你就得自己想想，我到底我得往哪个阵营里面插。

第二个是行业外的资本，我非常看好，我也觉得很怪异，兰大，美国一个世界十大医药并购案，他们操盘了五个，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自己找到北京来找我，一定要跟我谈谈，来了一个美国总裁、亚太总裁、欧洲总裁跟我谈了整整一天，就是说所有的国际市场都再瞄着中国，看好中国，包括国内有大量闲置的资金也在看好中国，当然现在投资可能更加理性了，不像过去就随便给个什么等等的，因为大家也看不懂这个回报是怎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扣上这四个环节上的，就很容易拿到后续的补偿机制，我觉得并不在乎中小板块或者在什么地方开不开。

现在有大量的资金等着要进来，要找这样的企业，比如你的利润能够达到 100 万美金，可以给你算明年你能够做到多少，拿明年的我们再 PE、后面再乘 5 倍再乘多少倍，再给你放亮资金进来，我觉得这个已经特别宽松了，而且在美国上市的所有本金，人家对方出。我说这条件都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然后让你自己说你明年你自己有多少利润？现在外国人都急成这样，就是要到中国重新做这个阵营的划分，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看好的，特别可惜的是这里面明明能有一阳光大道，咱们政府不走，就是来回在这儿要曲折，要迂回，然后在这儿利益要分配，但是大趋势，我觉得不管怎么着这个大趋势是对的，这个行业我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看好的。只不过不是 4、5 千人来到牌桌上玩这个牌，应该说最后有竞争力的是几千家，然后 50%的利润要给外国人，这个挡不助，剩下的 1 千家比如我们现在的 5 千家去分 50%的利润要多，这个我大致的…

张仕元：

你觉得利润又增加 10 个百分点了，外企的？

王波：

40%—50%，真的。现在就是这样。



周亚伟:

现在要高。

王波:

而且越来越高。

刘张林:

所以我特别记住你这句话—春天还没到来。

王波:

包括中药、普药，我们比如说 10 亿农民，这 300 种药定了，那我们都用一个特别怪异的，连我们药监的人都念不出来的药名，或者用一个什么感冒灵或者小儿治百病这都是传统的，而且价格很便宜，而且我们吃了一千年了，有什么不良反应呢？这些也都有春天。国家把政策给定了，后面的事我觉得企业就相对的很好处理自己，如果国家不定，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努力和 not 努力都差不多，还不如冬眠着、缩着，我们看 06 年那么惨，我们全行业是 30 几个行业里面，我们是最次的的一个资本投资回报率加上亏损面，是最次的，在 06 年是最次的。但是 07 年我们一下子翻上来了，就在于这个政策对这个影响力太大了，想拦都拦不住，而且现在反过来都是普遍的原来还不错的药厂全起来了，包括华北制药、山东新华、鲁抗这些全起来了，因为他是直接受几百个亿的农村的影响，因为这几百个亿也好，上千个亿也好，他拉动的市场可不是这几百个亿，我觉得拉动的药品市场至少是 2—3 倍的关系。

刘张林:

王总，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你王总呢？因为我们医药行业里面无论大会、小会，都是讨论的冬天的问题，只有你给我们一个特例春天。

王波:

春天还没到，还是冬天。

张仕元:

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到未来，我补充一点。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从一个消费群体的可能性方面来讲，按照国内的药品消费的个人收入，从这个我做过一个研究，当时查过 19 个省市用药的习惯问题，他分几个阶段：人均收入 3 千 5 以下，他用药支数占一个很低的点，在 3500—4500 的时候他可以上一个台阶，而目前我觉得中国绝大部分都到了 3500 以上的水平，从这点他用药的支数可以提高一个档次，带着这个增量，从当时 06 年我算出来的时候，可以有 1 千—2 千，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人均收入经济繁荣带来了用药的增加。

吕金壕: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说现在的经济从 2007 年开始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大的趋势的信息是这样，而我从南方经营所，医药经济运行分析系统检测数据显示，医药经济全面保持增长的势头，行业利润增长明显，预计 08 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7080 亿，同比增长 18%，但从行业景气的方面来看，工业利润普遍是下滑的，企业经济效益还好，这里面有一个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看好增长面是有一些大的企业，是两极分化的一个过程，这里面，王总你看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表现，并不是代表全部都是这样的。

王波:

对，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创造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而不是优不胜劣不汰的环境。因为现在医药统计这些数据，因为我老和他们一块开会嘛，就是这些数据不可信，就是大家的统计层面不一样，统计说法不一样，基础数据不一样，那结果就不一样。去年好的，还有一



点，去年好就是利润都比较高的，其中好的那一部分，有一大块是非主营业务是靠资本来的，股市带来一大块，这些上市公司我们这一两百家的上市公司带来的一大块，并不是他们的营销多么、多么的好，所以未来不应该…就是这个行业不应该是说 4600 家企业齐头并进，已经到了现在要创造一个该合并就合并，该成为车间的就成为车间，包括我被兼并了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做中间体的车间，那我就是一个车间，然后算综合的成本。所以这未来应该还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还是乐观的，但是要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不行，而且哪怕拼补药，一定最后拼的是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一旦发展起来很凶，海证投资 10 个亿在阜阳的山谷里面建了一个给美国做制剂的厂子，一期打产 100 亿片，然后我去看他的方案，我觉得 100 亿片，多少药片呀，卖谁呀？现在刚在规划中，美国第一张订单就是 10 亿片，1 个品种就给了 10 亿片，这就说明他不多，100 亿片。所以这个趋势可能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但是就一定美国这 100 亿的订单不会给中国 1000 个厂分一下，就可能直接给了一家，这一家就赚好多钱，未来可能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玄振玉：

他这个药厂投资 13 个亿，当时想搞这么多药片干什么？实际上能赚钱。

王波：

深圳利健通过欧洲的冻肝，通过了欧洲的制剂，他已经把未来五年的加工合同都签了，现在欧洲的制剂商来找加工，他都不见，他比欧洲的人牛，不见。

刘享平：

他见了没用，他说我生产不出来。

玄振玉：

这就是因为成本低了。

刘享平：

成本低，技术含量也高。

王波：

我前两天刚在山东济南保税区内看到英国人投了一个厂，而且他非要拉我去看一下，我看了一下蛮大的。为什么呢？在济南，他在保税区内叫瑞博格，还没有…肯定没有纳入监控，他还没有投产呢，但是他第一是在保税区，是一个英国全资的企业，我问他为什么来？他就说他原来在欧洲就是做 OEM 的，但是现在他在欧洲拼不过印度人，印度也是英联邦的国家，也是英国的法规，印度的成本多低呀，然后他唯一想了一个办法，来中国，中国就地采购 COS 注册的 ABI，然后就地砸成片子运到，然后做塑包装，不做最终包装。

程增江：

就是大包装？

王波：

对，运到欧洲去，这样他就会打败印度人，他们预测中国比印度的综合成本要低 15—30%。所以我自己觉得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国际的巨头来中国干这种事。

玄振玉：

这种事情中国政府不整合的话，国外已经瞄准了这个市场，就从研发来讲的话张江高科每年大概能有十几个有苗头的这一类新药，8 个以上都被国际买走，诺华就直接设了一个总部，在这地方。他可以出很高的价格。

王波：



我跟科技部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技术外溢，前面的可能就差最后一汤勺的时候，这个没有最终形成结果，这个人就带着这个技术去了外企，然后前面 10 个亿全部是我们科技部投的。

玄振玉：

创新药物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土壤。

王波：

就是没机制。

玄振玉：

第二个没有政策。那些光批的快有什么用？你上一个死一个，投入那么多。

王印祥：

这个也是，他说这个有道理。你看深圳的维新，他现在有一个抗肿瘤药，一期马上做完，是 3 号类的，是针对淋巴癌的，这个药 2800 万美元，已经签了，2800 万美元被一个美国的中介公司，就是美国这个公司他不是制药公司，他是一个中介公司，我就下这个钱把它买了，结果这个公司转手 1 亿多美元。

玄振玉：

这个东西是没有价格的。

王印祥：

就是说你做了半年研发，还没他赚的多。

玄振玉：

而且国外的公司嗅觉非常敏感。他有这个实力，2000 多万美元，对中国的公司来说很大了。（北药维达）在我们公司也谈了一类新药，说不行的话要卖国外市场，也是出 3000 万美金，他们确实挺有魄力的，你想在中国我 3 千万美元，我再投可能投个 1 千万，能做到新药证书，但是上市之后是怎么样的？

周亚伟：

现在不是上新药证书的概念，企业有能力只能说在国内注册，对国际注册是根本没有能力，只能把国外的注册权利转让给别人，这是目前唯一的途径，现在像联想我买了小公司，我总公司愿意再投 10 个亿把各国的全拿到，只有他有这种可能性，现在靠药厂自己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玄振玉：

他买 10 个，成功两个就够了。他有的全部拿走，有的自己买断。

吕金壕：

关于研发的这块，刚才王总提的非常好，他最终把这个归成 4 个类。从研发的角度来讲就现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下，咱们就很单刀直入的去讲这个出路在哪里？

王波：

企业的出路？还是研发的出路？

吕金壕：

专门说研发。

周亚伟：

研发的出路很艰难几乎没有出路，但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说的研发如果你不和资本结合，你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你顶到头，你找的公司是一个上市的大公司，勉勉强强把国内注册搞



完，这就是万幸，然后你如果让他能够很好的生存，就是你自己能够拿到资本，你自己能够上市，能够循环，我估计才能走下去。

玄振玉：

原来国内有 4000 多家公司是研发公司大大亏损了，现在有 400 家就不错了，我感觉。

周亚伟：

现在我们国内最主要的是研发公司的力量很弱，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在大学和研究院做，你公司说有多少家，没有任何意义，完全就是说你有做原创能力的才能算一家，比如在宿舍里面搞两间房子，弄两个仪器，你就不算是搞研发。

王波：

而且药监关于仿制一紧缩政策，我估计差不多就挤掉了 80%的研发了。

玄振玉：

80 还要多。

周亚伟：

因为现在研发公司不外乎三种类型，一个是自己投的，他能够生存，第二个就是你这种院所延伸出来的，就是企业自己投的有资金的优势，院所出来的有技术的优势，另外一个外企他自己直接放在这儿，大概能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三种情况，外企的很清楚，他不会参与这个竞争的东西，他只做一个段，在国内比如哪个有优势的他就做，全球的配置，这是他们的思维。

玄振玉：

大家部分他们是利用中国廉价的知识分子去做。

周亚伟：

但是真正的在战略决策上，国外对中国的布局不是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最主要的是他看中你市场增长的潜力，你那个廉价劳动力对他来讲损失一点就够了，最主要的意义是我在这儿做研发，我想抢时间，原来我们的时间现在是让美国和欧洲很头痛，所有的时间我们国内注册要比他们晚两年，这是让他们很痛苦的，就是说从美国把所有的资料拿过来到中国来报需要两年的时间，他两年时间要赚钱的话，那就海了去了，他要放到国内。

玄振玉：

他们就是省人头费，对他们来讲，一个人省多少钱这是很简单的。

任爱国：

这个对中国有帮助，我上一次跑到张江跟几个公司聊，其中有一个叫（睿智化学）他是仅次于杨明康德的，在中国，他很大，1200、1300 人，他们的副总刚回来，原来我的朋友，他们从国外把华人在国外的一个大的制药公司搞了 50 多个人，就是在他们公司，他们总共 1200 人，最早他们发家也是跟李来来做外包，现在李来在张江挂的是他的牌子，实际上是睿智化学的，就是他那个单独分出来专门做外包，但是现在他不一样了。我参观了一下，原来从单纯的化学外包，现在整个把临床前全部建起来，从动物实验到筛选到评价全部建起来了。他们建起来什么目的呢？他们说其实他们这块不赚钱，他们这块是赔钱的，他们也意识到化学的外包或者研发外包，他们感觉还有五年的高利润的，还有砖头，就是五年以后研发外包在中国也走不下去了，因为中国研发的成本，人工的成本各方面都在增长，他们现在建这个目的就是谁先有钱，把它建立起来的话，一下子将来全部转成研发自己的。

玄振玉：



扬明康德也是，他在新海新区建了一个说要搞自主创新的。

周亚伟：

前几天我听几个人到我们那儿，他们现在说了如果他们这个牌子翻起来，他自己搞研发，他所有的客户一夜之间瞬间消失。

任爱国：

他可以把它分出来。

玄振玉：

不会的，外国客户不会找他了。

周亚伟：

你一分出来，你在上海搞外包，在苏州搞原创。

任爱国：

也比你将来没有外包，就是连转都没有机会了，现在他还有利润，就是把这个链条建起来，还做研发外包，等将来他总有一天外包可能你 1000 人养活不住了，根本没有外包了。

周亚伟：

但是搞化学合成的人说只要你自己开始做药类评价，我就拒绝跟你合作，这是游戏规则。

玄振玉：

这肯定是游戏规则了。

周亚伟：

他现在建的线条还是做研发外包，他不作自主，但是他具有新药研发的能力了。不是，他大的公司就像李来，说你自己开始做要价评价了，我的化学外包绝对不会给你，我一给了你，你可以评价，你了解他的情况，那下面的问题我就无法控制了。

玄振玉：

一个是无法控制，他很有可能再做出一个和他差不多的。

周亚伟：

我们跟哈佛化学的那边也再合作，他也是再搜罗那些东西，他也是定了一个原则，化学的只讲化学，你不和药独立沾边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能独立合作。所以你自己有药的独立评价体系，我绝对不和你谈合作，因为我给了你东西以后，我马上就…

玄振玉：

张江上升公司比较快的就有一个联合外包的，一个叫美的西，他现在打出来叫纯外包，他绝不涉足与自主研发，现在也没看到，就是说国家如果支持他建一个大的甲级平台的话，2—3 个亿嘛，他就可以在新海新区做自主研发，但是他会滋生很大的海外市场。

任爱国：

这个必要的牺牲他也要必要，如果他能预测到这种转型的话必要性的话，你必须有牺牲。

玄振玉：

他能承受这个牺牲，不像有些，国家也应该找到这么一些大的企业做一些原创性的东西。

陈均：

像刚才周老师说的，这本来有三个，大学这些研发机构，还有本身有自己，已经完成体系的…

玄振玉：

这种他有他的路子，大学有大学的路子，他也有可能跟大学合作。他将来对国外药的熟



悉程度不弱于大学。

陈均：

那你说他还得去找国家要这 2 个亿，那谁更多的…

周亚伟：

实际上药明康，我们在天津时是邻居，当时说在开发区医药是 5 家，他是一家，我们是一家，因为我们是做钟爱的，他就做这个东西，天津市给他很大的优惠，在一些地方买了一个旧厂子，然后给他装修好，然后给他免费使用，就是想把它引过来，做一个模式，但是现在进展好像也不像当初想的，因为目前来讲，投生物医药的政府来讲，天津是投的最大的，因为新海新区他自己的财政状况比较好，一年就是，很明确我贴 10 个亿，我连续贴 5 年，然后我再总结看能不能看到这个效果，剩下别的地方，就是作为这个级别的行政区域，他没有投那么多的钱。

玄振玉：

前两天张江高科调查了一下，最后发现张江高科的人认为生物医药搞不出来的原因就是钱少，然后又建了一个 50 亿的生物医药基金，中央电视台出 20 亿，张江高科出 20 亿，民间资本 20 亿，发改委是 10 个亿，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钱是打算给谁的问题，这是很重要，钱可能刺激出来，能够避免这个果子被外国人摘走，但是怎么样来做，政府得有一套思考。

程增江：

刘主任，刚才王总讲到国际化问题，这个第一是一个机会，第二对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去做这一块，说话说能够有这个思想。企业再抢国际化单子这块，你有什么信息？

刘张林：

今天听的很振奋，昨天晚上也去了一家我们处口的一个龙头企业，我在去的时候心情比较复杂一些，一方面为这个企业的进步而高兴，这个企业确实做的不错，成长型很高，敢于在国际市场，国外叫板，也是今天周老师说的，他是真正的，他不是再规划上，也是通过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在若干的、小的领域就是可以叫板。但是他也说了一点，这个老总应该说对这个国际市场，对外贸的国家政策比较吃的透的，他感觉到…有可能是短期吧，就是 3 月份，4、5、6，他感觉到外贸出口要下降，国家目前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不鼓励出口，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数据没出来，但是企业有感受。起码他说这话可能是说他这个企业以及和他相关的、若干的企业可能有这个趋势吧，今天来尤其是王总这样，国际市场这块三大有发展前景的，我觉得总体挺好的，然后不光是你的评估，还有周老师是在国际市场上当领导，不是在国内市场上。来的车上的时候我和小袁一起来的，峰云会，一静一动，我就想着这个峰可能一个是很稳定，一个是很高，就是一个很高峰的。

但是我们现在外贸这块，目前的情况可能我们是另外一个风，是风云的风，目前国内也是同样的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去正式研究的，当然在座的，我们段总是做了十几年的国际市场开拓的努力。

段震文：

这碗饭不好吃的。

刘张林：

反正也做的相当不错的。目前确实也有困难，一个是国外的振荡，就是去年目的性很明



确，就是针对中国制造，就是奔着咱们来的，包括巴拿马事件，那个几乎从法律上来说，我看没有太大的事，然后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克服）展，制药原料展…国际上就是奔着咱们来的，一直也和咱们在谈判，直到国庆节一直谈的，就是紧张的要死，一直在那里紧着，这里面也很多事，咱们说的，也不明白，国内还搞的焦头烂额，最晚也找来了，找来了不是国内找来了，而是美国压着，死活要我们的 FDA 的人管。但是国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有说法，觉得你美国人自己管不好，你让我给你管，我们的行政资源，我们国家的行政资源给你管进口，按理也说不过去，但是目前就是这样，就是针对中国制造开始找一些，不像原来鼓吹自由贸易，现在是公平贸易，就是压中国，在各方面限制中国。

第二在国内我们也确实是看了一下，我们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和药监局也搞了一个出口药品管理的一些规定，也去了一些厂看了，原料药这块咱们出口是增长，整个的增长形式是不错的，从长远来说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去年大的数据，我感觉是原料药有 30% 的增长，持续好多年了，制剂这几年是连续 40% 的增长，医疗器械也是 30% 的增长，这个数据是远远高于国内的增长。但是这里面的风险是说国内针对中国制造风险是并在我们自身，这里面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们这次去成都，成都市商务局给我们一个项目叫重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策研究，我们看了有一家企业就要申请重点企业，我们几个去看了，比较佩服，他们几个人敢于把我们领到他们的厂去看，他已经是从外贸的游击队归到咱们的队伍里面，他拿着正式的药品出口证、批号、GMP 都有，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正规军了，不是游击队了，但是我们一去看，我认为就是一个假冒伪劣的药品制造的黑窝点，要是药监局去了，马上给他查封了，我一看不对头，我就给他讲讲加强出口监管这块，他就听的不耐烦了，提了意见说我们要听日后的扶持政策，他就不乐意。但是那里面确实说明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国内和国内的尽管不对接，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这个峰会是那个风云，然后国内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大家也知道，就是抑制出口快速增长，想扩大进口，扭转这个贸易的顺差过大，解决这个事情。可能是 06、07 年的重点，但是 08 年是不是坚持下去，咱们总理说是最困难的一年，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这里面就搞不清楚了。

另外一个国际是国际市场开拓这块，希望还有更多的企业关心这块、鼓励这块、弄这块的事。而且有几个点比较关注，一个是我们比较关心国际上怎么扩展他的空间，这个尽管我们现在都是在研究国内的法规，研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国际的东西，我们要做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这块确实是比较大的一块，7 千亿的市场，3 千多亿的一个贸易空间，那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相关的对市场空间的开拓要前置，前置到他的立法阶段，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否则的话就是他们要不砍，要不压下来，两头挤成一个小缝让我们钻进来，你根本钻不过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因为我们都是在这块，药监局管着国内，商务部**好像**是管着外贸，但是外贸这块太多的产品，药这块根本排不上他的号，现在他也有出口产品机构调整，也有一些政策、一些任务，但是毕竟他比较外行，说实话商务部这块能够说点话的跟做点事的，就是商务部这块，基本上有事都是我们去弄，他国际市场的法规跟踪这块怎么去交涉？怎么去搞？反面的一个例子，比如像去年英国他就提出来要把枸杞列入新食品管理，简单的新食品管理之后，这里面，第一他列了一个产品，他会不会列其他的中药材？会不会扩及其他的一些中药？这是一个。第二个英国办了，其他国家会不会找此办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立法前置，要全面的参与，咱们质监局原来也没有这么关心国外这个，后来他们也受不了，实在是板子打到现在，前几天我们在郑州开了个会，请了质监局总局一个处长



去讲，最后他讲说一千到一万我看你们最好是别出口，所以板子打的他都受不了了，所以他改变了一个方法是现在找了两三个人天天盯着国际市场上，什么通报呀，反对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商务会也义不容辞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也是有限的，还是希望一些研究单位呀、企业呀，有时候也和国外交流，像国外有什么信息你也要…像英国枸杞那个，你要不参与进去，后来我们把它给攻掉了，他只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你要不把它攻掉的话，他就成了。所以这些信息…像英国的医药立法，欧美的立法、美国的立法，整个进程我们也要参与。

第二个是国内这块，国内这个像药证这块，大家涉及的比较多，外贸政策我们也去关注，就是出口退税、税率调整呀，相关的扶持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现在就集中精力解决两件事：一个是中成药的含濒危物种的出口税，去年一句话，他这个有的政策作为鼓励政策出台之前他会吃很长时间，但是往往他吃不实。

而且他们也搞那些政策，很快，而且他封闭交易，一夜之间，所有的出口退税全部取消，之前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是提保哪些，但是他这个凡切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清楚了。等它切完之后，我们再跟它交涉的时候，要跟它做很多的工作，我这个刚刚接触海关总署就是财政部去交涉这个事，比如像大家如果出口提取物的，提取物这块到现在没有海关编码，没有海关编码就可能随时随地被杀入两高里面去，一下子这产业限制、出口调整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存在，然后海关总署第一步也是八位码，这是国内认可，六位码是全世界，国际上公认的，就是提取物这块，国际上都是对接的这样一个码。

第三个作为企业可能还有一个是标准、品牌这些东西，还有认证，今天说了认证，咱们现在国际认证这块，也是说了国际叫局部提高，就是想促使企业申请国际认证，这个企业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按照国外的这个，这样一下子跨越这个，如果我们不关注这块，尤其中药这块，有时候这个东西很荒谬，有时候叫假亦真、真亦假，麻黄素的时候，被美国给禁掉了，禁掉了我们这边，就是清华大学的乌安教授，他那时候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他和这个有联系，然后他找到我，找到我之后，我们找了三四家企业在清华开会，开会的时候没有办法提出国内标准，什么原因呢？他一直在这里面掺假，结果美国人就以为我们的麻黄膏，就是7%、8%是合格品，如果是6%，低于7%是伪劣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是5%—6%，而且他带了一系列的，他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本来如果他正常不掺的话，美国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安全比较，就是一天是4个毫克不用的话，4个毫克以下完全没有问题，一般是装2个毫克，结果因为他掺了这个东西在运输的过程中比重不同，结果造成了这个东西，捅到上面，美国人不知道咱们掺假了，然后捅到上面，大概是百分之百含量，捅到下面了大概是2%的含量，然后美国人就开始装胶囊，那些人一吃，因为这个麻黄素，搞中药的都知道，一下子把美国人吃出问题了，吃出问题之后，想搞标准验验，结果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这个产品就死了，连交涉都没有办法和美国人交涉，这东西你要说提6%的标准，你以前全部是假货，结果这个东西我们和他们商量吧，但是没有办法和美国人提出交涉，整个全行业都在造假，变成这样的问题。

陈均：

就是拿豆腐钱买鱼，买不着鱼，这个卖鱼的成了卖假鱼。

玄振玉：

中药标准的问题。

刘张林：

对，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参与这块市场，关注这块市场，就是进入国际市场，咱们



找一块，炒一块新天地，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另外就是国内这块，我也提出来一点点想法，研究不多，我仅仅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一个简单的算术角度有一点点考虑，其实这个考虑不是太多，今天在听的过程中我也再想。第一个是医药产业能不能持续？因为我们除了 05、06 年相对受点影响，能否持续高速增长，永远是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我持怀疑态度。因为第一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希望持续我们的药，定高价钱的药，现在政府买单，政府一直在打压药价，代表政府的一种心理，他虽然掏钱给消费者买单，但是他不希望掏更多的钱买单。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会有更好的速度，他肯定是有增长的，这是一个趋势，我们应该考虑政府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如果像西方这种垄断企业永远采取这种高的垄断药价在这块形成这么高的消费的话，连美国政府、欧盟都承担不了，中国政府能够承担的了买单嘛，我打一个问号。

另外从算术的角度来讲，2 千亿我也是持一个谨慎、乐观，我建议企业适度调整，这个 2 千亿第一我认为没有 2 千亿的增长额，如果是 3 千亿增长到 5 千亿，绝对不是 3+2 的结果，我认为 2 千亿当中他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第一无论是农村还是低保的人群在过去，如果现在是政府买单 2 千亿，那么在此之前他是有支付的，不是说他绝对不去看病，绝对不去买药，他是有支付的。只不过原来老百姓自己掏钱现在变成政府掏钱，而且他原来掏的钱很可能是高价药，就是政府我们列的目录的话，相对价格还比较低一点，他买的可能是高价药，这个是一个说法。

第二个是以仿为主，这个生病前置的方法，就是让他的病拖重或者增加后期消费的可能性就减小了，所以这个我认为可能不会是 3+2，有可能是 3+1，这是一个数学的角度。第二个利润空间的话，反而这 2 千亿上来之后，这利润空间可能有挤压，我是这样一个估计，挤压的原因是 07 年咱们的医药产业利润增长的话，相当一块是他那儿……我不知道比例有多大，相当一块是从你们那儿出来的，从资本市场出来的。

第二这 2 千亿进去之后，他就是老百姓开始在新农合和社区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他消耗的是低价药，相对来说利润空间是比较小的，跟后期消费的高价药来讲是减少的。比如这 2 千亿有 1 千亿完全是低价的消费额，他的利润空间，起码比例是相对降低的，我是数学的概念，所以我持相对比较谨慎乐观，不是说认为春天就要到来了，我认为是一个谨慎的，比较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且是两级的，就是说要淘汰一些企业，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业一下子春光明媚，整个转机突然出现。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转折的一个过程。以后国际市场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

吕金壕：

王总预计看将来的情况下中国医药企业能够批准多少家？

王波：

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主要取决于国策和国家的机制怎么去建立，当然我倒是想给刘院长讨论一两个小问题，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是想这样的，国际我非常看好这个，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就是国际大国，我们的基础原料就是再给全球做着贡献，但是没得到回报，这是一个事情，这里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药监局确实管不了这块，因为做这块他们好多是化工企业，或者是机器厂，什么都没有，他不在药监局这个，他管自己的 659 家企业还管不过来呢，还有可能在浙江的沿海多了去了，这种小企业。就是这里面可能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大量的外国人自己独资来中国办厂，他也不在中国上市，也不在中国销售。但是未来一旦出事，肯定逃脱不了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现在作为药监和海关和商务部怎么对



接，或者这一部分他怎么进行监管？或者做出一个什么政策？或者我们要在全球告知，这事我不管，给你美国人供药，你的质量标准，你的独资的药厂，你的 QA，你的 QB，你出了事跟我有关系？虽然你的厂子是在中国，但是那是你的。

现在这个事又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这里面查出含硫酸的软骨素，一个是补钙的（甘素纳）又搅着卖给百特，百特又把他做成输液，然后再给人打了，那肯定出事，就相当于这儿怎么协调？另外我中国要想则出国门就有一个我中国的组织标准，和我中国组织和国际怎么对接？你看我们现在很被动，中国所有的标准国际不认可，无论是 GMP 还是注册所有的都不认可，但是反过来国际的药进中国，我那时候跟药监局说，如果这药急缺，比如像诺华的治疗白血病的这个药，我们中国就没有，我就开这个口子让他进，如果这个药也是头孢安定，我们也有，他也有，那个是日本第一制药从康运买的原料，然后在中国自己砸的片子，然后是我们中国自己定 6 倍的价钱，那么这样，我就掐着他不让他去，因为你不认我的 GMP，我也不认你的 GMP，你要中国的制剂到美国去，美国直接派人，我现在也得派人去你那儿注册，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国家权利，因为主权的问题，你不认我，我为什么认你？包括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行，我们派不出去人，我们英语不好，我让他所有的 SOP 的文件都写成中文，要不你别来中国。所以这里面需要的不光是一个药监的部门，他需要和商务部对接的问题。

我去年在上海 ABI 的大会上和欧洲药点会讨论一点问题，欧洲药点会他自己立了 100 种药材的想立中国标准，现在就是中国谁来配合他，谁愿意给他提供这个，包括企业标准的行为我给你上成一个欧洲标准，我们中国药点会说我们没时间弄你那点事，而我们企业又不知道这些事，这就是像我们医保商会这些要加强跟国际组织的结合，比如我们的 PIC 组织，这是全球的检查联盟，我们中国应该举着手，我占世界 20% 的几的人口，实际上你们的原料都是从我们中国溜达出来的，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不是政府办的。也就是谁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组织，这个不应该是药监局，我觉得像您这样的医保商会这样的机构，或者叫准民间也行，应该有人去做，有人关注国际标准，我最近受药监局的委托把欧盟的 GMP、美国的 FDA 的 GMP 和 WHO 的 GMP 全都翻译了，而且我翻译到 2 月 18 号的补充的管理规定，欧美的，未来 2010 年才要执行的技术标准，这件事按理说不应该我去做，应该有专业机构来做，就是说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我们自己的门槛才能提高，我才能和国际上对接，所以我自己也有点担心，另外也有点安全问题。

刚才可能你手下一个小姑娘找我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提的挺好，现在做中心，做临床做的比较好的都是中国来做，做中心的临床不受中国药监局的监控，死了人赔偿，这件事谁来管？他的 SOP，他的 GMP 谁来管理？像这些，我们中国人肯定不能跑到美国去拿美国人做实验，像这些事谁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一定说是不，我们总得有点游戏规则吧，不能说特被动，老让中国人、外国人明明不是咱们的事，他就给那买化学原料的钱，然后还自己偷偷摸摸的改了包装，然后又卖了 8 手，最后出了事就说我们中国制造。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像医保商会这样的组织，组织点反击去跟他们…因为这个道理，因为我跟欧洲制药协会的主席争论，网上写我们争论最后他认为我说的都对，后来他打电话说我出所有的费用你派人到这儿来讲讲，我们中国也不是什么 GMP 都没有，也不是他们想象的**好像**弄两口大锅就熬药了，给他们一讲他们特别欢迎，所以这样有利于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现在特别可悲的是说是用市场换技术，现在什么也没换来，人家有的技术都在专利上，你能换来什么？实际上是干失掉市场，然后包括我们大量的技术成果的外溢，实际上 99 柱香都烧完了，就差最后一柱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科研不缺能力、不缺人才，我们缺的是产学研的相结合，



我们不能产业化，我们好多老师在学校做一些高端的生物的，我们可能是世界领先的，一些技术，但是他和我的产业离的远呢？这些你看看能不能在国际化的这上面，将来有机会我也愿意…你们每年不是也办很多这样的活动嘛，我们也呼吁这件事。但是在进出口这件事上我也想再修正我的一个观点，不是这个行业是人人都能玩好的，中国应该不超过 100 家能玩好，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上千家玩。

周亚伟：

2 万多家。

王波：

应该就是说真正玩的了的…

王印洋：

应该是有纪录的，就是出口 1 美元，我也算过…

张仕元：

（贿赂与反贿赂）这本书吗？

王波：

不是是海外版的。

刘张林：

这本书为什么在我们医药行业里面没有炒起来呢？

王波：

这本书挺好的。因为对制药行业太了解了，不用看这本书，所以热不起来。

刘张林：

我说的是国内的制药企业，这是写的国外的制药企业如何争效率。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王波：

比如在书店我看到这个名字，我不会买。

张仕元：

他这个书讲的对，美国的汽车生产商为什么倒闭？就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保险这块支付太高，所以汽车厂商一个、一个倒闭。

王波：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书出来以后，我跟国务院研究室的（朱有递）司长写了一本美国的制药行业的贿赂与反贿赂，国内的我写好了，连书名都定好了叫《好药、坏药、毒药》但是我想了想没跟出，写好了没敢出版，后来我想想，我**好像**活逆了。包括我跟国务院汇报，就说中国医药产业的给医生回扣的 500 个亿怎么洗出来的？我画了一张图，我告诉你这个钱怎么洗的。

刘张林：

讲了中国出口的监管和协调这块，我有一个题外的小插曲，**好像**是 2 月 28 号，中国搜狐搞了一个什么医药产业风云 30 年改革，然后刘振前告诉我，刚得到一个消息，药监局归商务部管，我说从来没听过这东西？然后旁边坐着谁问，你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说肯定是不高兴，怎么高兴？第一从来没听过，第二商务部管药监局能管的了吗？后来我给我们商务部发了，我说最新消息，药监局归商务部管？他们说你造什么谣，当时我就想也有点道理，我说食品商务部也有一个环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好他要切这个事的时候…



药卫生部原来你不搞，现在扯皮了，挂上商务部了，我这样说。这就扯到出口监管，其实我们一直再促这个事，希望真正…你看出口 260 亿美元，如果就像你说的 100 家，可能比这还太高，利润空间是远远高于这个，不像现在 2 万多家，也不会带来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政府怎么个管法？大前年商务部有一个处长发改委过来的，他就说讨论 2 个月，想了很多招，我说怎么管？他说行政立法管不了，最后他说搞条码，条码是海关不愿意给你管，最后他说只有一招了，让国外多死几个人，国内最高机制下了，可能这事就通了，实际上去年巴拿马这些事件实际上咱们有最高领导人批示，胡温都批了，药监局原来没搞过这事，根本不清楚，然后就找到我，他知道有医保商会，说医保商会可能也就是我，因为在外头露面的机会多一点，然后不知道怎么搞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就开始让我在那儿写，我说管他那，先写写，弄东西出来，之后咱们再商量最，后再出来，后面我们给国务院写的报告出来，就这样改了改，但是国务办没有报告给胡温那里，他说这东西你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好像**你这个立法的依据不够，最后这个事，就是国务院有什么特别规定出来，最后你们就按照那个办，好，等着那个出来，那个稿子在我这儿折腾了七稿大概成了两稿。

朱迅：

没有配套办法？

刘张林：

在承德开会时邵局长过去讲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是讲的管不管不是你们的事，管什么也是很明确的事，你们就看怎么管，搞这个东西，最后稿子不出来。不出来之后，美国人最后搞了十几个品种让我们管，那天我们又开始到药监局去讨论这十几个品种的事，原来他们走了，走的时候我还有点乐观，觉得这个事是该管，我们当时策划的是药监局管质量，让商务部管企业，企业出口你管，外贸法里面有授权，管质量这块药品管理法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他这样做起来就可以了，结果我们到商务部去看，根本谈不了，根本不让你沾这个事，这个事我们不管，你们也别去插这个手，就是说我们别去管这个事，没什么好事。最后在品种里讨论的时候发现真的是管不了，因为药监局这块也有很大的困难，他的上位法管不到那个地方去，他是化工厂产的，然后海关没有对应的编码，他不像国内你这个药很明确，我们在海关找不到编码，我们一查海关的编码，他在 3、4 个混合码里面，他不是单独的，他是三四个混合商品的码，这个码里面是什么玩意都有，大概涉及你这个品种的里面可能只有 1%，甚至千分之 1，你说你管吧把那些东西都管起来不可能吧，你不管吧，你管这个码，他那个码也出，所以他这个东西最后一弄，最后也不知道搞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前面文件是我写的，但是两次开会的时候都不是我去的，正好有事，然后汪司长召集几个人都在那儿写，总的前提是都要管，但是怎么管好，肯定是有表态，实在是这里面成本太高。

制剂这个是可以管，制剂很明确你就是药，你往哪里跑也跑不了，我上次说成都那个药厂，一查一个准，你不可能报别的码，你就是药品的码，但是原料药这块，国外攻的最多的是原料药，实际上制剂的话，就是到非非，非洲人也是那么回事，非洲每次在大会上攻击咱们，不像美国和欧美这样施加压力的。

张仕元：

就推给他们采购国去管吗？

刘张林：

昨天我去那个企业，最后他的建议是我们一定要管，一个当然是从常规企业希望这个，第二他原来是反对管，现在他希望管，他认为我有技术，我有品牌，我打国际市场，发现不



是这么回事，人家说的不是一个品种，人家说的是中国制造，他一来是这样的，包括巴拿马和咱们没有任何的…就是法律上你找不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责任，他找我说，最后我们分析，FBA为什么压我们呢？你进口你不管？我们分析了半天，他也管不了，他过海关，他只能管国内市场，他过海关他管不了，企业到底从海关怎么进去的？他查不了。所以他现在想派人到前置，前置到我们国内去查，可能也很困难，这里面最后对原料药这块的出口监管估计是要表态，但是对制剂的出口我认为是有办法的，包括欧盟、英国立法这块我们都再弄。

程增江：

现在这块确实是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很多企业都是想玩国际化的，但是确实确实是有个门槛，陈均，你现在在围城中的医药人，你现在在围城里面还是外面？

陈均：

医药人嘛，医药人都在城里，进这个城就得在城里面玩。

程增江：

你们现在怎么玩？

陈均：

我现在不玩。我现在认认真真的工作，别早死就行。

程增江：

任总也是我们峰云论坛的副理事长，也应该是老的医药人，你说说。

任爱国：

围城当中的医药人，我们也是做研发的，在围城当中医药人的弱势群体，没有信心的，今天听了以后，我觉得一个是，刚才刘老师说的还是有点启发，就是我要不要做研发？做研发的话，在大环境下首先是适应，在适应大环境前提下应该怎么去做？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是在四环，投资了一个专门做研发的研发企业。现在因为他生存有些问题，因为他原来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研发企业，他要直接对外做技术转让，从技术转让的资本当中去生存和发展，去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公司有一个整合，咱们知道中关村被国美收购，收购完以后四环又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内部调整，这样又把原来的康宏伟业作为四环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我们现在是…实际上原来的康宏伟业，研发性企业还在，现在就是一个研发中心，就是一套人马两个组织机构，就是两个都在运作，刚才跟陈总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可能我过的比较自在，就是不缺资金，没有生存问题，这个确实是一方面，但是也有企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就是企业本身的发展绝对是现在研发的发展，就是研发他统一的管理也有他很多的弊端在里面，比如企业内他更重视市场和销售这块，那么从管理的方式，管理的模式，管理的手段和流程等等都是按照那一套来管理研发，这个我们做研发的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样研发就很难发展，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惑。

但是今天听完几位老师的话后，还是有启发，反正你得适应，在适应这个大环境下应该怎么去做？要么你就别做，要做你就得想出路，我刚才想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刚才大家在高层说，或者是大环境下、大层面上去谈这些问题，作为我们下面这个小企业，尤其做研发的一个小企业应该怎么去做？昨天晚上我也好好的考虑了一下，实际上还是有生存的机会，刚才说了既然要做，比如想发展你要想方设法去立足的。

我觉得三个方面，一个是走精品和规范的研发之路，我觉得这个刚才实际上周老师已经谈到了，精品体现在创新、新药上，真正有市场价值的上面，包括在数量上，将来来讲不是越多越好，是少而精的问题，从规范化来讲，我想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国家药监局的政策、规



范也好，各种管理办法也好，我觉得都是从规范的角度来着手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研发机构来讲，一个是研发流程这块规范；另外一个是从产品和项目的转换方面规范，刚才朱总也谈到了企业希望有品种，也希望有规范上的品种，如果这个品种有规范，将来又有转让的问题的话，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对研发机构来讲将来要生存要发展肯定要走这条路。

另外一个，作为研发企业独立的这样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小，而且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话，挑战是越来越大，所以必须和企业相结合。刚才刘院长也谈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项目就是研发这块要和企业结合，但是怎么找结合点？怎样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是不同的研发机构要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原来是独立的研发机构，现在作为研发中心也是一个结合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目前来讲他也有他的问题，就是刚才说了些问题。

还有一个更深切的感受，将来企业里面的老总，尤其药企业的老总一定要懂研发，至少要重视研发，否则你这个企业将来的发展是非常受限的，因为药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就是说他很特殊，将来项目可能制约了你这个企业的发展，项目的研发，我现在考虑的是3、5年以后的事情，而很多企业里面，我们的老总也好、主管也好，他可能更重视今年的完成目标和明年的一些计划。3年以后可能跟我没有相关性了，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么一年多来讲，也是企业在磨合过程当中感触比较深的，目前来讲磨合的也不是特别好，我是感觉信心不足，今天本来也没想发言，就是想听听，学习、学习，也是我的一个苦衷，下面的发展还是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把平衡点找好。

还有一点，刚才张总也谈了，就是说资本这块的运作可能在将来资本市场的介入，被研发企业收购也好、兼并也好，这又是另外一个和企业的结合模式，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一个研发性的企业来讲，应该从这三方面来考虑，如果你企业非常大，将来能完全做成一个创新药的基地，我觉得将来来讲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我感觉朱迅朱总说的，两年以后可能对研发来讲叫拐点也不一定合适，但是两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也好、行业也好对研发的认可会有感觉上的一个变化，现在大家对研发的认识，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你们叫研发吗？你们这个什么叫研发呀？咱们有多少人真正的再做研发呀？实际上2年以后大家会看到研发就是研发，研发确实是有技术含量，到那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研发确实不容易，不光是研发内部的人，可能研发外部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谢谢！

程增江：

张总，你还是说两句，给我们一些精彩的论断。

张晓龙：

没有。

程增江：

给你两分钟。

张晓龙：

今天来就是为了吃，不讲了，什么时候吃饭。

吕金壕：

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你就知道吃。

张仕元：

大家刚才讲行业问题政策上面的问题，就是他微观层面企业运作的问题，我刚才讲整个大的政策上对企业运作还是好的，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我认为核心



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营销网络的建立，真正要打造成真正是有竞争力的，真正能够覆盖到全国的一个营销网络，这是企业的根本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打造一个资本的融资渠道出来。医药企业做大做强，我觉得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其他的研发层面上的问题、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公司也有研发部，我们 80 年代，我们的企业被誉为中国植物药第一针，我们现在虽然小，但是我们在医药领域里面还是有他历史记录的，但是他确实因为国营体制没有做好，我们通过改制以后，我觉得把几个点做好，一个是营销网络建设，再一个是资本渠道打通的问题，还有研发替代的问题，把这几个问题弄好了，我想后面的事情都会很快的解决。

吕金壕：

咱们今天的沙龙就到这儿。我先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王波：

我先提一点建议，我今天来也是跟大家学习的一个机会，挺希望你们的沙龙，比如说做企业，企业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资源，包括你有什么困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出谋划策，针对性的，第一我要学习，知道他干什么，他的一个成长过程；第二也可能他的困惑也可能就是在座的这么多高参，也可能给他玩不符责任的乱说一通，也可能对他就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他的在座的人也可以反思我们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吕金壕：

在不久将来关于峰云专题沙龙就会出台，这是接受了王总的意见。本次沙龙我们一般是从大的方向从宏观和微观的，但是本次沙龙是以宏观为主的，没有更多的谈微观的一些东西，分三个段子：第一是方向；第二方式；第三方法；今天我们特别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我们今天解读的应该也是比较深入，关键词有宏观的政策有研发、有资本、有国际化、CRO 和进出口，大部委制，这些方面涵盖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利好词是行业的春天，不利好的词就是政府不作为。最后我想刚才也谈到了研发你怎么与资源对接？企业如何与资本对接的问题？我想这是方式的问题，但是对本次沙龙来讲方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不管深于浅，最后我想再结束的时候，每个人站在他自己的角度，用一句最精炼的话，比如研发，我认为他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方法说一下，然后作为我们今天沙龙的一个结束。

刘俊义：

我觉得从我这块就是产学研结合。

张仕元：

行业不缺资本，但是资本仍然青睐有准备的人。

玄振玉：

这样一个研发尤其重视药物的有效性。

刘享平：

中国医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医药健康的产业发展，否则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永远谈不上。

周亚伟：

研发首先还是要和资本结合，再好的想法也只是概念、只是梦想，只有拿了钱才能实现。

张晓龙：

拿钱的任务就是我们做销售的来完成。



任爱国：

坚持、坚持、再坚持。

陈均：

从医药走向健康产业，我觉得这个会越来越快。

朱迅：

我同意周总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研发人员，不会干别的，一定要把故事编好，让投资方把钱拿出来。

刘张林：

更多的要企业走进国际市场的春天，欢迎你们来医保商会来作客。

段震文：

我说两句，第一句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刘院长的产学研结合的近水楼台；第二句十七大以后要建立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我听了以后大笑之。

王波：

我最后一句话叫做少抱怨去寻求生存的环境，先生存后发展。

程增江：

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说有一个做文化的人说重要的是人要有信仰，我觉得就是在行业很难的时候信仰应该是有的，理想是要坚守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考虑。

吕金壕：

峰云会牵手同写意的沙龙，我们到此结束，第二我们在酒桌上再聊。